

心有所濟

自縊 服鹽酒 因病 胎傷 觸風 自刎

廿八

73  
5105  
7



西 7 條 3  
號 5105  
卷 8-7

自縊

把川無被告金碩彬致死實曰自縊

自醜酒妄殺  
愧人言



谷山張斗必爭詰安太已致死實曰自縊

怯時老  
疎橫迫

安岳被告無姓名不知男人致死實曰自縊

檢重人  
同儂死

服鹽瀆

迨安李元卜爭詰趙奇里金服毒致死實曰服鹽瀆

女貧備役  
飲恨洞罰

文化安就迪等被告金召史致死實曰飲鹽瀆

衰生如  
死由悔  
怯

文化元鶴西被告其妻召史致死實曰服鹽瀆

全憾長  
無開失  
瘡似

曰病

信川趙汗九被告申召史致死實曰曰病

兩查生  
私和未  
成

信川金興大言詰崔石史致死實因曰病告不以案  
黃州池雲瑞被告尹召史致死實因曰病欲修惡

自縊

抱川無被告金碩彬致死實因自縊

初檢結辭令此致死人金碩彬屍體翻轉洗滌詳細檢驗  
則渾身上下無一傷痕之迹而但有縊痕紫赤堅硬自右  
耳邊適斜於左邊腦後套頭空虛不至周匝又無遺動亂  
難之迹是遠眼合口開頭髻不寬穀道糞出面部青黑緊  
握兩手微握大拇指者既與無冤錄自縊條昭合不差分  
此不喻雖以各人招辭觀之所謂碩彬之有罪無罪間既  
蒙天地之間所未有之陋名甚至於毀家黜鄉之境則在  
渠道理死外無地是如子以其羞愧欲死之心單到山峽



無人之境情懷層激生意全無解其腰帶憑岸結項於丈  
許松自墜佞下處仍至殞命而屍體懸以重縊索細且繫  
落地自縊明白無疑但縊索一端無留掛於枝上者此涉  
可疑是乎矣同縊索既無活死套之可別則必是尊係其  
頭以兩端合懸於枝上是如可一端斷絕之後並去懸枝  
處而自落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自縊致死懸錄為字殊大  
抵有閑倫紀則係是人鬼閑頭十分審慎處乙仍于叅聞  
物情細究各招則所謂金碩彬性本嗜酒醉輒使氣毋論  
家内外人不計上下老少無端起鬧多發妄說故居常隣  
里之人舉皆目之以狂悖是在如中使酒之樊近又益甚

駭恠之說至發於口外唯此一歎雖以今日招辭觀之自  
其唱說云者未必非此求說是如乎蓋其碩彬性本嗜酒  
醉反提起每以渠發厥說之故其子其婦不善接待是如  
惹鬧於家間者殆乎無日無之過客隣人皆得聞之以訛  
轉訛漸至浪籍竟未免毀家黜鄉之境故以渠之心猶不  
勝羞愧仍至於自縊者則雖不可以真有是事加之於渠  
而一勾厥說毋論醉後之狂言揆以人道死無足惜是乎  
矣至若串致段父雖縱酒無狀果發妄言是良豈在渠道  
理固當諫解之不暇是去乙不此之為乃反以不可戴笠  
行世等說倩人筆之於書問議於人致使聽聞駭惑者究

厥所為已蔑人理分此不喻渠既知其父曾有一死之心而何忍到中路相難使其父任其所之以此境者據此一事可謂可殺無惜是乎弥至於貴禮段倡言一款不可以其矣發明取信是乎乃揆以事理則雖以凶惡迷劣之女人此等之說自其口倡言於行路之間乎此則金才卜輩欲實毀家之緣由初出無據之浪說怏怏在中不知薄待種種爭詰以增他人之疑惑者如見其所為假使渠至今生存是良豈固有罪况今事已至此之後尤係因赦是乎弥所謂崔日齊風憲朴厚根等段碩楸者果有難赦之罪呈官處之何所不可私自聚倘冒禁點鄉致有人命橫

死之境如無逼殺之律名則已既有其律則此律不用於崔日齊朴厚根而將何處用之乎况於官庭推覈之際欲實其渠輩毀家點鄉之論乃敢以疑似點昧之迹互相倡說駭人於目測之科者究其心術尤極痛惋照法勘處斷不可已是乎弥至於金才卜之倡言於稠廣李光得之書給其諉書俱不可謂無罪嚴治懲殛似合事宜並只叅商處分云云

谷山張斗必爭詰安太已致死實因自縊

覆檢結辭凡人自裁或因於迫阨或因於含憾而今此安太已則既無迫阨之事又無含憾之端遽爾自裁者實出

情外以山地言之既非渠山而乃是外甥之墓則假使張斗必不即掘移於渠宜無含憾而况斗必如意破墓其將掘移則足快於心而遂其意也萬無捨命之理是乎矣但斗必者渠破渠墓計欲歸罪於太已誣告以太已之私掘則不待前頭之查卞徑出罹罪之恟心愚迷妄老乘夜結項而無人救解則飾中之一縷忽殞於無知之中誠可謂浪死也以諸囚之供觀之皆曰自縊而自縊而跪死者似或罕有而法文所論中不但有跪死之語况是自縊之痕分明者乎且以檢驗言之右耳上之片片皮脫實非致命之傷而頷頰傷痕起自左耳後斜入于右耳後髮際而色

黑紫微硬兩手握遺矢等諸般形症脗合於自縊條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自縊致死懸錄為于弥張斗必段自破其墓忽狀誣人竟使太已至於飲憤自裁烏得免由我之律是乎弥朴太奉姜化京金尹召史等段太已生前施惡之際死後解結之時俱為叅見故以看證懸錄為于弥縊索苗形上使捧招諸人並囚該縣獄屍体灰封守直云云道臣題辭凡殺獄必有詞證情迹之俱無可疑而後始可論斷是乎矣至於此獄段屍親三人皆云以年老燥急之性恟斗必告官之行恐外孫橫罹之慮致此自裁而逞憤是如分叱不喻太奉家之投宿乃是初一日夜張斗必之

告官在於初一日晝則太已致死之時即斗必告官之後也  
惟彼入官不在之人何閑自手致命之事是弥且以常情推  
之良豈太已斗必俱是老耄妄錯之人也不堪撞頭之發  
惡未免自掘而露棺則餘忿所激若是誣告者即逞憾於  
太已之意也與其外孫之橫罹毋寧老我之先死狠氣所  
使容易自裁者亦嫁禍於斗必之意論以情迹不過如  
斯叅以詞證又無可據以安召史招觀之在至情必報之  
道有屢供免檢之意者已可見無一毫疑似之端成獄一  
款初非可疑是在果張斗必段乃以渠手之自掘誣之太  
已之所為搆捏呈官必欲駭罪者究其心術萬萬巧慘而

第年過七十法不常刑照律定配亦無其道並與干連諸  
人即為放送屍体出給埋置事

安岳無被告姓名不知男人致死實因自縊

覆檢結辭蓋論獄事檢閱傷處之有無叅考詞證之明否  
可以執定其實因而此漢屍体段頰下喉上血塵處一庫  
交至左右耳後其痕既不周匝其色亦甚紫黯可謂膈合  
於無冤錄自縊條而且以干連諸招觀之俱以結項致死  
納供無一辭相左之端是如乎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則此  
漢之無端自縊其於折獄之官不無疑晦之慮而檢驗時  
細察其屍体遍身痿黃羸瘠殆同枯木死灰而掩覆衣裳

著持物件俱是流巧行色則此漢之為一乞身推此可知  
東乞而食西借而宿渠之身世大海萍蹤年且衰境必自  
以為如此身世生不如死寧以自處為快是如可行到此  
山窮人稀之處則淒涼之心斗起於中必死之心暗動於  
內忽以所帶之腰帶結項自決理或似狀是守矣獄休至  
重不可無審慎之道乙仍于多叢伶俐將校暗暗廝探少  
無殊常之端是如守屍身傷處既合於法文于連諸招亦  
無可疑是守等以實因段以自縊致死錄上為守弥此漢  
姓名既以不知屍体段使其坊里任埋置立標以待屍親  
之推去何如為守弥于連諸人雖無可問之端不可自下

擅放依前保授以待處分云云

服鹽瀉

迺安李元卜爭詰趙奇里金服毒致死實因服鹽瀉  
初檢結辭令此致死人趙奇里金屍体先為乳檢次以法  
物洗拭翻轉按摩右額角皮擦一庫僅如豆片明是手爪  
批指之痕不可謂之傷處是遺仰合面段遍身上下純黃  
如常被打一節初非可論是守矣屍親服瀉之招遽發於  
不為細問之前則固不無致訝之端是弥雖以無寃錄所  
載服鹽瀉條觀之良置服毒中難卜者服瀉為最是如守  
必欲詳檢先索盛瀉之器則自其庫中持來而所置之處



地凹成痕適符於盛酒缸底之圓圍則鹽滷之藏蓋其家  
似是實狀是字弥合而時以銅器盛得涎沫之流出者蓋  
于熾炭之上久之熬煎則便能成鹽以手按抄硬如微沙  
決非尋常屍汁之炒化者是字等以實因段以服鹽滷致  
死懸錄為字弥大抵其子洞中損徒之罰在渠家雖有悶  
苦之端初非關係於死生之事而今此竒里金之因此飲  
毒自戕其命固是常情之外是違且其致命在於元卜相  
聞之餘而屍親蔽狀與納招前後異辭此為疑訝之端是  
乎矣常漢之無端起鬧初不關於事之巨細亦是種種  
間有之事是違竒里金之飲滷雖無看證而涎沫之成鹽

固如是明白分此除良李元卜相聞之時初不犯手之狀  
非但朴三興招辭丁寧三坊隣納供同然一辭是違以屍  
親鄭召史招觀之良蓋服滷之說雖蔽其口而怨懟之心  
猶在於必報則其所納供者明是從實之言而不可以私  
和致疑是字所李元卜段姑以被告懸錄為字弥應問各  
人仍因本府獄涎沫所煎銅器及盛滷陶缸段紙裹印封  
以待覆檢為字弥屍体段還入房中灰印封標使之守直  
覆檢官段以平山府使請移云云

道臣題辭洞會施罰雖云悶阮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必無  
因此自戕之理是字矣遍身檢驗毫無傷處之可疑三興

解聞未見犯手之實狀證招明白檢狀核備分叱不喻涵  
屏盡空之說已蔽於屍親之供涎沫成鹽之狀又詳於檢  
官之報眼滿致死新狀無疑成獄一款非所議擬屍體段  
出給埋置為旆李元卜段老赤以少凌長非曰無罪而不  
顧比隣之厚誼只緣酒後薄失呈狀洞中必施重罰以致  
憤恚自裁之境是遣趙老赤段其母之不當告而蔽告不  
即挽止使其父屍暴露多日不得安葬而乃以不議先告  
等說漫漶納招由前由後不可全釋各嚴刑一次放送崔  
允卜段死者之百端哀乞庶或諒恕而主張付罰終不顧  
籍使貧困之人無所依賴竟至意外之境焉可無罪決杖

三十度放送此外干連諸人並只放送事

文化安就迪等被告金呂史致死實因飲葶酒

覆檢結辭大凡獄休屍親雖以被打致死蔽告是守良暨  
及其檢驗無傷處成獄一款非所可論而今此元鶴令所  
招極甚模糊或疑之以被打於安哥或意其自恟而服毒  
初無真的歸一之端緒分叱不喻檢驗時屍身元無一點  
可疑之傷處則其被打與否尤無可論是遣當初金呂史  
之警戒安女雖出於治家之心安呂史因此戒責而竟至  
殞命則悔心闕廢不能自抑之際安就迪就官等毆打其  
父之兄弟庭入內室破碎家產之舉又為荐臻則金女偏

性之心見其景像苟存性命不若一死而為愈暗夜之中  
潛飲鹽瀹遽狀殞命者不是異事是遣以檢驗時形症言  
之口吻之不破不裂腹部之不胖不脆釵探而頗黯煎汁而  
成鹽者符合於無寃錄服鹽瀹致死條其飲瀹致死明白  
無疑是守等以實因段以飲瀹致死懸錄為守弥大抵全  
召史之時：警飭只為治家則豈意安女之倉卒殞命而  
偏狹之安女遽作自裁之憂狠毒之安哥多行同測之舉  
致使金女死非其死誠為可慘是守弥安就迪安就官等  
全昧殺獄之休重不能的知而反疑鶴西曠昧之事徑先  
恐動竟有此非命之憂不為無罪是守所上項安就迪安

就官及干證功隣各人等一併還囚本縣獄以待處分而  
屍身出給埋置何如為守乙喻道以叅商處分為守弥同  
鹽瀹所盛陶器取納看審則可容一椀而猶有餘瀝云云  
道臣題辭自裁致命抑有可以發告者而或因威逼非憤  
迫隘至於自處則其所發告容或為說而至若此獄與安  
召史獄事一而二也二而一也妯娌之間隨事誨責固是  
常事而惟彼安召史素以偏懷之性常懷嫉怨之心寧欲  
捨命而逞憤遽至飲瀹而致殞則一時誚責雖出無情其  
姘戎身未免由我其羞憤悔恨之極必欲即地滅死以償  
安召史之飲寃不是異事而且就迪等之縛打鶴西一場

寢亂何莫非自我而始則雖使男子嘗之豈有一分欲生之心乎遍身檢驗無一傷處涎沫成鹽已符法文分叱不喻不見被打卽是其父之供意或服瀦又是其夫之供則服瀦致死明若觀火成獄一欵初非可論而蓋鶴令之發告不過恐恟於統迪之請檢欲售其迎格之譎計也設令真箇殺死足以彼此相當殺獄從來豈有如是而成案者乎鶴令鶴西雖免誣告之律並嚴刑一次放送統迪兄弟及餘外各人別無可問之端一併放送屍体出給埋置為旆開檢時所無煎汁成鹽始出於檢後各人捧招及檢官跋辭雖是漏書之致疎忽則甚矣當該覆檢刑吏附過事

文化元鶴西被告其妻安石史致死實因服鹽瀦

初檢結辭令此安石史屍体縣令親自按摩詳細看檢遍身上下無一處傷痕而髮亂身不發乾口不破裂釵探不黑而頰有黯色洗之卽白口中有涎沫取汁煎之猶能成鹽諸條與無寃錄服鹽瀦致死條節、昭合是乎等以宗目段以服鹽瀦致死懸錄為守旆安石史多兄弟而少衣食之憂有樂生而無捨舍之情叅以諸供究其事迹致死一欵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耳鶴令之父老無知覺長子鶴令夫妻分爨于門內次子送贅于他境末子鶴西與安石史使之奉其老舅自安石史出嫁之初已令其如此兩子婦

同居各昇奉舅制產之際安得無優劣長短之殊乎以鶴  
西兄弟之招純迪兄弟之供觀之金召史晚炊之戒安召  
史不平之談必料其末流致此等之變矣不狀婦姒之間  
一言不合便即決死此果成說乎蓋金女之自初戎責未  
必專出於惡言安女之歸家論情亦未必專由於好意轉  
轉層激尋常行語結之又結事、含憾言、懷恨向渠夫  
有死爭之告至使渠夫不出野察動靜之舉未死之前不  
與金召史通言語即此一款案為必死不自己之兆也十  
九日朝安召史飲酒死當夜金召史又服酒死一庭之內  
兩屍之次第並檢而見慘惻故前後取服蓋酒所置處縣

令躬審則兄弟所居室邊各有庫間或有大瓶或有小盆  
尚有懸鹽滴、不休兩女人臨死時取服節次飲死形止  
細、者審則無知女人人事若到迫阨之容易判死之物莫  
若服酒之最此家儲置鹽酒既如彼夥多不幸作兩女子  
取服瓶傾盆空形迹浪藉一見明知其無疑則二女前後  
之死各有所據不難卜別是如乎大抵此獄案固無疑而詞  
證不明甥姒之間作此告官亦一變事是乎亦安純迪  
之急於成罪直以其妹夫被告者自歸虛妄是乎矣獄休  
至重元鶴西姑以被告懸錄為在果鶴西雖無犯手之事  
若先機禁斷豈至此境乎家不齊之律恐難得免是乎亦

安純迪兄弟段駟陷妹夫於傷倫之科多有駭妄之舉亦不可無罪是守孫田宗圭段既以隣居之人又是傳訃之人前後事宗宜無不知而隱狀以野中通訃到外逃避納供而有若吞吐情狀似涉疑惟是守孫餘外諸人別無可問之端是守矣並只嚴囚以待處分為守孫覆檢官以殷粟縣監請移行檢云云

道臣題辭殺獄成案蓋以傷處也叅證也情迹也而於此三者無一可疑據則固當免檢自在勿論今此安石史獄事即是也庫間鹽水鋪散地上而厨下昏倒明為其父之目見遍身檢驗元無傷損而煮涎成鹽尤為眼滿之明證

分此不喻當初事端不關其夫而其夫橫罹被告米泔灌下乃是其夫而其夫仍為叅證論以傷處而明是眼滿論以叅證而亦云眼滿則傷處叅證可謂俱無所據而純迪等所謂被打於其夫之說全是白地之搆誣大抵無識常漢之輩妯娌之間率多素不相能往來爭長競短輒致懷怨積怒惟彼晚炊之責似或覓訾之意而偏隘之性難回尋常之言易怒不勝狼毒容易捨命此不是女子之異事原其誚責之本意豈嘗此愛之料及言其情迹尤無可據成獄一款非所議到而又况其兄嫂恐恟於純迪等之作等羞憤於安石史之致命仍又自處以死償死則純迪等

之不問曲直縛打鶴西雖緣同氣之至慟徑先發告依例  
請檢必出先發之謫計誣告之律在所難免安統迪兀牙  
並嚴刑一次放送元鶴西兀牙及餘外各人初無可問之  
端一併放送事

因病

信川趙汗九被告申召史致死實目因病

道臣題辭殺獄專以傷處論斷而初覆兩檢既無一庫傷  
痕鄭律麻堂之招俱不分明未乃以勿檢為請則其所云  
被打被踢者亦已脫空成獄一款更無可論是在果大抵  
龍得以申女收養之子為汗九女婿之後不無一邊之偏

厚轉成兩家之猜嫌龍得之尋常言語輒為申女之懷憾  
鄭律之等閑來往反被汗九之嫉視彼此蓄積不能相容  
固已久矣唯彼申召史以沉痾瘡疾之女聞其夫爭鬪之  
奇不憚狼怒之弮中乃至力疾而冒往是如可未到鬪場  
氣盡顛仆想來光景明若觀火是如字設令申女同入於  
鬪鬪之中其所鬪鬪初非扶執踢打而不過言語爭詰鄭  
律初既無被打之事則申女豈獨有被撞之理哉今此鄭  
律之初檢招曰鬪鬪時為汗九所撞是如字矣覆檢招  
曰止鬪各歸之路忽見其妻之昏倒并邊是如云爾則汗  
九之初不見申女云者非出自鳴果是宗際是字所私和

一節雖似可疑而在龍得則其調劑兩間必欲無事者容  
或無恠不必深罪是守乃麻堂段真若被打而至於將死  
則人子情理固當驚惶同措扶護不暇而始乃翌日往視  
何其若是泛忽初檢之實因服毒雖緣釵色之瘻既無執  
迹之端則未知其十分真的而毋論初檢之服毒覆檢之  
因病其非被打而自致殞命斷狀無疑是去乙屍親等之  
知非被打而初既誣人發告貪於私賂而未又請勿行檢  
究厥情狀誠極痛駭殺獄誣告自有當律所當如法勘斷  
而如渠愚迷之類不足深誅與鄭律各決杖五十度放送  
金龍得段重一朝舅甥之誼致使申女恒懷不平者亦不

可全狀無罪決杖三十度放送干連諸人並只放送事

信川金興大言詰崔石史致死實因因病

初檢結辭蓋檢驗休段以傷處為主而看證次之傷處明  
白看證明的狀後成獄一款乃可論也而至於此獄既無  
傷處又無看證分此不喻前月初二日金興大屍體檢驗  
時見所謂崔石史則年老癯病遍體疲枯喘，垂死之女  
也而病則如是神不昏耗極口辨爭盡意納招而雖曰被  
打既無傷處亦無被傷氣色以此推之其所謂被打必是  
麥浪之言而興大亦人也苟有知覺枯木死灰豈有輕易  
犯手之理乎以此以彼所謂被打萬不成說而到今殆近



五十日之久因其病死而乃以為被打致死至於發告者其計專由於把作戲殺救出其子之意雖三尺童子其意所在昭然可知是子矣既已發告則其在重人倫之道不可不一番檢驗是子等以衆人所見處用法物翻轉洗屍親為按指詳細檢驗是子則仰合面上下全無一毫傷處而遍身枯如朽木皮皺骨露無一點肥肉則其平日癘病垂死之狀不言可想而其夫崔斗千之招亦曰被打日久傷痕已無是子則其無傷處推此可知是子亦雖曰傷痕則以日久之致今已無矣而因此內傷至於致命是如為子乃既無外面傷處則豈有空腔內傷之理乎其所納供

尤不成說而病死丁寧今此不喻骨肉瘦枯腹部低陷遍身痿黃等諸般形症與無寃錄因病致死條節：胞合是子等以寃因段以因病致死懸錄為子亦曰病無疑又無者證而且是辜限之外則初檢雖不得不舉行是子乃覆檢一款似非可論而淺見亦難自信是子則同覆檢何以為之是子乙喻子連諸人一併保授以待處分云云覆檢結辭蓋論檢驗只在於傷處有無詞證明否而今此獄案檢驗時少無一點可疑之傷處捧供也亦無半辭可據之明證崔召史與金興大相關在於五月初一日致命在於今月十七日則辜限已過新案自成渠既年近七十出

沒於人鬼關頭之一癘婆也其命危淺非朝慮夕而如或被  
打於人則豈至於五十日之久而始乃致命乎以此推之  
崔君史之被打致死非所可論分此不喻且以檢驗所見  
論之崔君史之屍体痿黃微赤試以銀釵色不震動節  
符合於無寃錄病死條是乎等以實目段曰病致死錄上  
為乎弥屍親崔斗千段乘其妻病死之日敢以興大之打  
殺發告疑亂已成之獄情欲脫殺人之其子究其情節萬  
萬痛惡既有辰岳之是子又有斗千之是父揆以獄体不  
可尋常處之是乎等以崔斗千段捉囚本郡獄以待處分  
為乎弥金興大之第二男段既發於興大妻李君史之招則

所當取招是乎乃渠方苦痛染病不省人事故不得取招  
而干連諸人一併保授云云

道臣題辭初檢恐或有未盡而又使之覆檢無一傷痕叅  
證自援於斗千而以同氣至情猶不得隱護若謂之殺獄  
則傷處證招俱無可憑而豈有成案者乎設如斗千之言  
而被致興大之手既非打跌肢体破骨墮胎者而其間日  
字幾滿五十日則辜限之法亦無可施蓋崔女本以癘老  
之殘喘若被死者之犯手則其為致命似無踰月豈可對  
卡於興大初覆檢之供復豈有拖至於四旬餘日之理哉  
以此以彼明是病患死不是被打死是去乙乃以為其子

死中求生之心雖有此誣飾告官之舉還不覺欲巧及拙  
辰岳之殺越人命於此一節益露無餘而觀其所為或慮  
為日後疑亂之階必使覆檢到底詳審者良由此也為子  
畜生之計情雖甚急暴露病死之屍罪固如何發告既爽  
實情法無可恕其在懲後不必例勅崔斗十歲刑一次取  
招牒報餘外各人別無可問之端並放送事

黃州池雲瑞被告尹石史致死實因病患

初檢結辭同屍身出置于通明處澆洗法物詳細按驗則  
右眼胞之紫黯鼻梁上之血瘡其他仰合面諸般痕損或  
或為皮脫或為磨擦者雖緣於相關時被傷之崇不可謂之

因此致命分此不喻屍親李明春初招有曰其妻重被撞  
觸以至致死再招又曰眉間破傷因風重添勺水不飲仍  
以致死設如渠言其矣老妻真有重被撞觸之事則二十  
六日重傷之人何其能寸步運動而兩日傳食是豈喻此  
不可成說是乎謬大凡人之因風者必有大段傷處成濃  
破法之後風自外入而至於吳女之眉間破傷云者形似  
豆度已為作痴毫無浮氣肉色如常亦不可以因風處論  
是乎孫醫人朱興大招內以為明春之來訪請去也得聞  
其妻素有冷病之說是如是遣巫女大阿只招內以為因  
其女之來請往其家而祈禱是如是遣李同招內以為吳

女之避接渠家出於動土之崇是如為卦子所吳女之重  
病也邀醫試針之節招巫禱病之證隣家避接之事俱是  
因病之漸案且以檢驗所見論之面色之痿黃兩眼之合兩  
手之微握腹部之微低等形症脗合於法文所謂病患死條  
是乎等以宗因段以病患致死懸錄為乎亦池雲瑞雖以  
吳女之初不接面一辭字諱不為直招是乎乃如無鬪鬪  
之事則吳女身上小小之痕何由而若是浪籍乎其死也  
在於鬪鬪後六日之間則執言嚴告不是異事是乎矣以  
其傷損泰巨法文無一近似各人所供以病納招如出  
一口則正犯二字有非議擬以被告懸錄為在果大抵莫

重者殺獄也莫審者實目也差之毫釐幽明結究可不審  
慎哉李明春段觀其所供用意叵測設計陰險果無病崇  
而致命於雲瑞之手則以渠復讐之心前後之供終不曰  
被打而只言數次撞觸是乎亦豈以其妻臨死、勿嚴  
告等說納招乎以此推之假使鬪鬪當者是良豈其不大  
段受傷可知而此不過明春初與池雲瑞同居請面之時  
雲瑞以其女行淫之說倡播洞中是如明春與之爭鬪轉  
成嫌隙以至不相容而離家入郡之境則其所含冤不言  
揣知又於今番聞其女被打雲瑞之說違托奔救路逢相  
鬪至於被打則前後忿怒一時交嚴是如可及其妻病死

之日執補打殺欲酬新舊之忿者明若觀火難免誣人之  
律是守弥池雲瑞段以鹿豪武夫行事悖戾以打人為伎  
倆使酒為能事不顧死生恃勇縱恣徃來邑村人皆厭避  
出入市肆莫不指目一鄉之人舉弥可殺則今此李石史  
被打吳石史聞閔固其習套也以屍身傷處之不明幸免  
正犯是守乃此等頑悖之漢若不嚴懲則安知無後日之  
弊矣各別嚴刑斷不可已是守弥李同伊雖出於諸人之  
招而郡守廣布耳目多發廉探則吳女病重之日避接渠  
家云故捉來盤問則其所納供符合所聞是守弥吳辰恒  
係是此獄證左宜可供格發問而居在平壤地故發差文

移矣以元無來接是如不得捉送之意回移來到故不得  
發問而多發將差令方搜捕為弥于連各人捉因本州獄  
覆檢官以遂安郡守請移舉行為守弥屍身依例灰印封  
坎云云

道臣題辭屍帳捧上是在果大元殺獄實因為先證據為  
次而至於此獄既無要害之傷明知回病而致死分此不  
喻所謂叅看之辰恒以不見明春之妻一辭納供以此以  
彼俱無可以成案之迹三時傳餐屍親之供已驗相聞後  
無病一夜殞命醫人之招亦證本病之急發餘外傳說之  
動土尤非可疑而被打眉角皮損肋背皮脫不可磨撫分



胎傷

居昌朴昌孫毆傷其妻達分致死案同初檢胎傷覆檢墮胎  
道啓要語三妻同室易啓爭閨之漸五朔懷孕正當保惜  
之時而惟彼昌孫家貧不能自畜而種嫌隣比之寄宿有  
娠異於凡女而過加咆哮之惡習縛竹為箠本非堅重之  
物乍瘡微堅又無過損之痕緣此致命終未十分端的據  
此成獄論以償命恐非罪疑唯輕云  
曹啓要語三女成姦因是勃磔之厲增一夫當家常肆悍  
妬之惡習竹箠一打固非必殺之心昏夜急步難免顛躓  
之患則其死也非由被打專在胎傷道啓傳生之論不無

所據伏唯 上裁元犯兩妻同庭取招檢官推考何如

鳳山金召史被搗尹召史致死實因被搗胎傷

初檢結辭尹女屍身渾体無他致命之傷痕而腹部高脹  
所見危慘之中下腹尤高宛似覆瓢子之狀自心坎至肚  
腹下以手遍拍堅如鐵石與無寃錄所載胎傷死條臍狀  
相合是如守尹女之懷孕既滿九朔金召史之據坐腹上  
狼藉被搗之傷非但證招如一相閱後未一宵而遽爾致  
命檢驗時試釵上下而釵色不變其為被搗胎傷致死斷  
斷無疑實因段以被搗胎傷致死懸錄為守弥摘奸聞聞  
處則田中蹴踏凡有二處田疇顏茂殆同馳馬之場頭髮

遍散於一處可以掬取爛熳相聞即此可驗是遣金石史  
既曰扶執顛仆又曰在下被打則顛仆之間在下者或上  
在上者或下其勢必狀此為坐腹被搗之斷案金石史以  
正犯錄上是在果尹召史之一身被搗二命盡金召史之  
罪償命猶輕是守弥金女之身金召史段扶曳頭髮任其  
兄行兇諸招如一而終始極極者可謂難為兄難為弟是  
乎矣論其所犯與正犯不無間焉以干犯懸錄為守弥俞  
季明段屍親控內暗地嗾囑是如為守乃此不過尚欽憤  
頭妄言不足取信而亦不無不善齊家之責云云  
覆檢結辭遍檢屍体則左眼胞右膺肋左手腕等皮損血



瘡諸處雖非傷處之可論明是鬪鬪時被傷之迹而死人  
脚間有一死孩並胎產下肢體頭髮宛成人形胞衣紫黑按  
指軟弱而無完錄胎傷條有曰孕婦被殺徑埋地窖目地  
水火風吹屍首脹滿骨節綻開逐出腹內胎孩小註曰孕  
婦覆檢之後並未徑埋窖胎亦自出云而今此覆檢在於  
初檢第四日後則並胎產下等節臆合於此條案因段以  
被搗胎傷致死懸錄為字旌李明妻之執頭髮完國母之  
坐腹上文成太等目睹而皆曰被打或搗則詞證之明的  
更無可疑完國母金召史為正犯李明妻金召史以干犯  
懸錄云云

道臣題辭以懷孕滿期之女人雖非被鬪而致傷是良賈  
如或有意外顛仆少頃史驚惶之事易致墮胎而致死是  
去等况彼金召史以年壯女人性既狠惡力又猛健蓄銳  
於積憤之際用力於當著之時其所恣意下手之狀如在  
目擊乎此不喻方且乘其腹大不可運動而手勢亂犯則  
尹召史其何以抵當而不至於墮胎致死乎一舉手之際  
並腹兒而致命者尤極殘忍雖非同日耘伴之目擊叅證  
揆以事勢尹召史之被彼亂搗而致死毫無可疑况十手  
所指衆目難掩者乎初覆檢官仍定同推官正犯金召史  
各別歲刑期於取服正犯之身金召史論其罪犯與其兄

愍有錙銖之別而當其兄行兇之際曾不救解而乃反同力梓曳者亦為兇悍亦嚴刑取招牒報事

道臣跋辭令此獄事有十日難掩之迹無一毫可疑之端詞證之詳隘莫如此獄宗因之明的莫如此獄情迹之痛惡莫如此獄則惟彼完國胡狀有可執之言而胡然有可控之寃乎蓋金女積憾其子之還後必欲逞毒於尚欽者久矣追尋尚欽之蹤迹屢致巧避而不逢轉訪其妻之耘田始欲移乙而甘心是白如可田人挽解而毒手未售則率其弟而執其髮積憤彌中生死不擇則跨于腹而搗以膝此則耘伴諸人無不目睹是白如乎其中同婿之崔女雇

工之成太謂非公證而歸於誣招是白乎乃金統還等三人不過偏信於一時而素無恩惡於兩邊則金女無跨腹之事而何心以跨腹搗打前後納招尹女無窒氣之事而亦何心以窒氣幾死終始立證乎金女之自初發明惟是膝搗一款是白乎矣直如渠言而果無膝搗之事是白良豈扶執顛佈或上或下檢招月訊連已吐實則尹女孕胎滿期者也金女憤激氣健者也方其交接而顛顛不覺翻覆而上下而腹中之胎何待膝搗而受傷胎傷之女何能逾月而致命以刃與槌均是殺人其搗與打何必疆卞田間之落髮可掬則闖關之迹已露脚底之死孩現出則搗

打之贓莫掩而忽於查庭之供以其自服之前招謂之病  
餘昏迷有若誤招者狀欲巧之語何其反拙所可忍殘而  
慘惻者緣金女一手犯之狠毒而致孕婦並腹兒而同殞  
此不備何法安所施無冤可訴做計窮斯則初出內奴之  
說要為飲涵之塔是白乎乃內奴之說初非暗地酬酢之  
辭則在傍諸證何不聞知飲涵之迹若有一分疑似之端  
則檢案推狀何不槩現設令尹女逢彼不堪羞之辱真有  
大可責之事扶曳歸家奄奄將死則奄奄將死之人其何  
以呵叱入卧房中家人不難則家人不難之間將何以飲  
涵予及其查質而憑托無路則始服臆料已終詩張狀則

獄情顛末鐵案已成我殺情節金女難明同正犯金大隱  
阿只段待用刑依前訊推取服新律揆以獄休斷不可已  
是白遣其屍金石史段訊經六次雖已酌放而初既同力  
助虐末乃全事掩諱者究其情罪與其兄無異此獄未究  
竟之前不可以已決放而置之乙仍于還囚本郡獄以待  
處分為白去予並令該曹稟處為白乎旆趙完國段以檢  
案所無之事以叅證未聞之說搆虛捏無專事誣罔祇以  
鳴冤至煩 天聽此不可以為毋訟冤有所容恕自臣營  
從重科治計料云云

觸風

康翎金潤西關開張莫奉致死實因初檢觸風覆檢添  
病三檢傷寒

初檢結辭張莫奉屍体出盡明淨處縣監親自按摩多用  
法物詳細看審是字則仰合遍体無他傷損處而左額上  
有皮綻處一庫圓圓長八分深一分按指柔軟是字所大  
蓋額顱雖是必死之處所傷初不大段不過皮損而已元  
無骨破腦出之事則致命一款非所可論是字弥屍親張  
太守招內其叔莫奉為金潤西處被踢背腫破打額上仍  
以致命是如為卧字所莫奉致死既在於與潤西相鬪之  
後則其在報復之心勒搆為說不是異事是遣被告金潤

西招內元無被打莫奉之事而莫奉過飲酒盃多蔽愚說  
故以足推擠使之退去是遣莫奉突入執手而潤西回避  
之際所持之烟竹誤打於額上是如極口蔽明是字乃此  
亦被告入自脫之言則不足取信是字弥看證許塊奉等  
更招內果見潤西之足入於莫奉之左腋手持之烟竹又  
打額上是字乃其所目擊不過瞥眼間乍看而其踢勢緩  
急被打輕重不能相見是如則亦無確據之端是字所狀  
則此獄肯縻專係檢驗刑症而遍身上下既無可以致命  
之傷處分叱不喻以事理推之莫奉潤西既有六寸娣妹  
之義平日又無嫌怨之事則因一言端決無猛打之理是

守弥莫奉若果重傷則所當即地痛卧而伊日相閱後行  
動如常依舊入直覓飲酒杯則其非大段被打昭狀無疑  
是遣且屍親太守檢後之招曰藉令他無傷處而只此面  
皮破傷足可償命云者尤可見太守極換之說也莫奉若  
有致命之傷處則太守何不明言其重打形症以為雪冤  
之計而今此太守檢前之招連以臆腫額上俱為踢打樣  
以納招是如可及今檢驗之後臆腫之間並無一箇傷痕  
則始乃以額上皮綻之說漫恣為辭者昭不可掩是守弥  
莫奉本以嗜酒之人過飲酒杯與金潤西多費聲氣一場  
爭詰半夜冷寒觸冒寒風添生別病仍以致死亦不是異

事反覆細究要不出觸風一款乙仍于宗曰段以觸風致  
死懸錄為去守金潤西段因微細之事與莫奉相聞有此  
事端其為情狀殊極痛惡今比不喻觸風添傷雖為此獄之  
肯綮踢臆破額亦為屍親之執言則於此於彼難免被告  
之科是守弥其外各人別無可問之端而還因本獄以待  
覆檢是遣屍体段還置舊處灰印封標達授而里任著實  
守直云云

覆檢結辭張莫奉屍体依例覆檢詳細看審是守則為日  
已久渾体腐爛雖有若干傷痕有難下別而狀如有顯然  
傷處亦足以知之此檢異於他檢為日已久故郡守親自

按摩十分詳察雖有一半方可疑之處累付法物累度翻洗以察其色以驗其痕仰合面無他可執之痕只有一庫傷處在於左額眉稜上肉綻有孔而圓長以周尺為九分故以木枝挿其孔中檢其淺深則其深不過為一分而初無骨碎之事腦腔被踢因此致命云故同膏腫累付法物移時聞見終無顯狀被踢之痕大抵成獄一款只在傷痕及詞證而傷處先之詞證為次若傷痕顯著詞證明的成獄與否不待多言是乎矣至於此獄以傷處言之則眉稜上肉綻處穴深不過為一分又無骨碎之事腦腔雖云被踢亦無顯然可執之痕傷痕如此則有難遽然以被

踢致死論矣以詞證言之則看證諸人皆以目見被踢一辭納控詞證如此則亦不可以被殺論之此已為獄情疑晦之端而况彼屍親之言曰被打翌日即為病卧不過七日仍為致命如不被踢無病之人胡狀致死於七日間乎且以為如不踢打惟彼潤西何故連續粥飲累試藥物是弥又當致命之日何故生恟自刺其腹乎其言亦似有理此又為疑晦之一端狀此獄可謂成獄難矣不成亦難矣兩間有難斷狀決定是乎乃狀一言而蔽之曰所謂傷痕既無要害可死之法則詞證雖明的法難以詞證之明而作為成獄之斷案是乎弥潤西之試藥救療刺腹欲死迹

涉恐恟足為屍親執贓之端而狀莫奉之病忽出於與渠  
相聞之後則饋粥試藥必欲救出在所不已莫奉之死歸  
之於被渠踢打之崇則先恟自裁寧欲無知者不是異事  
原其情則此不過無識常漢猝逢意外之患驚動於殺人  
之名作此妄著之舉也豈可以以此作為斷案遽謂莫奉  
之死專由於潤西之被打是乎弥且莫奉素有宿病潤西  
之招雖未可信惟彼看證諸人亦皆納招以為莫奉以嗜  
酒之人因酒成醉種種痛卧至於昨夏其病益甚累月苦  
痛不得立後於官門是如為乎弥屍親太守亦不得掩諱  
以諸證之招為是則其所素有身病於此可知狀則其

病雖暫差歇其根猶在其身而無知之漢又不知我伊日  
又為過飲因醉起鬧與潤西大段相詰過費氣力仍宿冷  
埃又飲冷水因此添病轉益增加至於致命實為無疑是  
乎等以實因段以添病致死懸錄為乎弥同潤西段莫奉  
又死雖非專由於渠之踢打狀莫奉之病案緣於與渠相  
聞則其在罪疑惟輕之道雖不可以償命之法斬之是乎  
乃刑配之律斬不可已是乎等以金潤西段以被告懸錄  
為乎弥看證諸人並因本縣獄以待處分屍体還入舊處  
灰印封樵逢授里任使之守直云云

三檢結辭張莫奉屍体開檢之時致死日久舉皆腐爛其

所審慎自別於他檢故縣監親自按摩庫、另加詳察是  
字則遍身上下面体仰合元無碍眼傷損處而法物之累  
付翻洗之累舉又無毫分可疑顯出之處但於左眉上之  
一庫傷痕若有皮綻之處而元無骨碎之端斜長不過為  
七分潤為一分微凹繞一分肱腋肩背之間十分審察俱  
無痕損而轉至七日乃以致死揆以他節尤無可疑是如  
字始以屍親之供者證之招叅互細論伊日莫奉為金潤  
西之犯手云者不過曰烟竹筒之一打肱腋間之一踢是  
如字打若猛着則不止血出必有犯骨之患踢若重被則  
豈但不仆宜有即倒之舉是去乙莫奉之如常行動歸坐

本廳當夜飲酒無異平時則不可以么麼之云打云踢斷  
為致命之根因是字弥着證之招曰打曰踢者不過以其  
時所目擊仍為之說其云一次前後如一則所謂打也踢  
也俱不為重之狀於此可下是字弥屍親之招則直以見  
打見踢因以痛死首尾為供是字乃此則當者之說何足  
取準大抵檢体之為重莫過於實因獄案之為據不出於  
詞證是如字今此屍体以檢而既不可謂致死於金潤西  
之手犯以證而亦不可謂斫案於金潤西之踢打成獄一  
款初無可論是字弥莫奉素有寒冷本病之說潤西之無  
可取信而屍親之招有所累發則其有本病舉此可知是



乎弥其曰莫奉已先過飲有所亂醉之說者證諸指已極  
明白而金潤西之從後使飲姑捨勿論黃德春之當夜並  
飲不是昭、其終日亂飲至夜昏醉之狀無復可言莫奉  
以素有寒病之漢既醉而相詰於潤西多費氣力連飲而  
委病於廳舍全不攝身如是之間易致病而本症之乘  
時聞發亦不是異事是乎弥且潤西所謂救療雖無問醫  
處而其牛黃片煎飲云者猶可謂莫奉症崇扶熾未發熱  
之一端默相處矣第以行檢時所見言之渾身瘦殘抱病  
積脫之狀已是可驗是遺屍體之間、紫色口眼之開唇  
之微綻手之不拳脰合於無完錄傷寒死條是乎等以實

因段傷寒致死懸錄為乎弥被告金潤西段莫奉之致死  
雖曰不由於其矣之手犯是乎乃其矣爭詰之後自其夜  
痛卧終至身死而發告雖是如于傷痕而既見於行檢時  
則其在重獄休之地宜有嚴繩懲後之道是乎弥况且潤西  
連為救療見死自刺之舉則實是令人起疑處是乎矣  
莫奉痛卧巧出於與渠相詰之後則顧慮救護亦或無恠  
而至若見其死而刃其腹乃是輕生虛恟無知同狀之致  
也愚妄常漢之所為乃至於此是如乎同潤西段還因本  
縣獄以待處分為乎弥看證切隣諸人等段既無別般緊  
問之端而皆是島中之民此輩本縣殆近百里疲殘民人

連因邑獄情狀可憫並只姑為保授於本鎮任掌處以待處分為守弥監縣自此還官云云

道臣題辭此獄之至于三檢者傷處雖非緊重皮綻既是打痕而初檢案因之觸風覆檢案因之添病云者不無其狀之疑恐難遽爾而法屢檢而欲以叅互之意也揮竹撞當着不過皮傷足踢脰肢既無著現則叅證目見雖有可據被傷輕歎不問可知傷處如彼其輕歎而豈有因此致命之理哉割腹投藥雖為屍親執言之端烟竹揮打乃是邂逅之事而見其目前之血流仍即買酒而來勸則其心之無聊悔恨於此可知以昨日無聊之心見翌日病重之

狀贈藥救療此固常事是弥所傷既由渠手而屍親直以殺越發告則所傷輕重未及暇論當着殺愛不勝痛寃徑生虛恟之心有此自我之舉者此亦無知所致既非致命之傷痕而徒非舉措之殊常直歸之於殺人之科則此豈審克之政哉閩閩後行動又如常證招既甚明的分此不喻本病之類、發作屍親亦有云、則終日泥醉仍宿冷埃寒冷宿症失攝復發已無可疑是遣且以牛黃水勸服言之其惡寒欲發熱之狀可驗又况屍身諸症吻合於無寃錄病死條則此非因病而謂之被打可乎成獄一款決不可擬議是如子既非成獄之事而徑先發告同發告之

太守合被誣告之律是乎矣猶父猶子之情不念獄體之至重或意因傷而致死有此發告容或無恠忝酌放送金潤西段莫奉之死雖非由渠之手而微損之痕既現於檢庭則其相關之罪不可不懲待用刑蘓完嚴刑一次懲殲放送初檢實因之錄以觸風旣無形症之可執又無法文之明據其疎忽之失不可無警當該刑吏嚴刑次姑為附過于連各人一併放送事

自刎

平山崔阿只刺縊子婦朴女致死實因自刎

初檢結辭今此致死良女朴石史屍身旣已埋葬有難掘

檢是乎矣屍親所供旣曰結項刺頭而仍為暗埋則其在重獄體之道不可不掘檢乙仍于依例行檢為有出乎大抵檢屍一依法文所錄而被縊或有如自縊者自刺或有如被刺者此等疑晦處尤宜十分審慎小無一毫錯誤後可無幽冥之寃而今此朴女之致死縊而又刺設心莫測况其掩埋日久屍形難憑分叱不喻元告無執贖之物詞證無的見之招則多般究竅而憑決無路是如予謂之勒殺則白晝村間決非我殺之地謂之自處則縊刺並行又是常情之外乙仍于親閱法文參考照會則喉骨上有二庫刀痕而長廣淺深或為一二分或為三四分而且是骨

堅難刺之處則初試純刀不能立者明矣至於倉氣唻刀傷處此是嚙物通氣之所皮肉虛軟刺之必死之處是如手外面觀之則一刺其項固非恒人之所可為者則自刺之至再至三誠不近理而以其偏窄難化之性寧死不欲入其姑之手恒日積畜之中不堪其姑之日以侵逼斷意自裁者灼然無疑是乎所謂之為人被殺則結縊而無順從之理刺刀而亦無坐受之理支體之間初無見縛之跡手掌之中又無迎刀之痕則其非為人所殺明白可知是遣且以縊痕言之所謂架子高不過八尺則不能為踏物掛下之地況且廣布之結項既異索子之堅硬雙膝之跪

坐又非懸空之危急則求死不死愈加狠毒轉出不一倣二不休之計勃狀翻然之間一刺再刺竟至自處明若觀火是遣且以檢驗時所見言之右手軟眼合等形症與無冤錄自刎條脗合是乎等以實目段以自刎致死懸錄是在果崔女段以有班名寡女行事不美人言狼藉則為其婦者必無盡誠善待之理而不思自反反懷慍憾之心日加迫隘則朴女之常懷惡毒露出辭色之間亦非一端矣見其父而既發惡毒之說對其姑而輒作憤惋之色畢竟恠寔實由於此則同崔女雖無勒刺之事逼死之律焉敢違也其間情節嚴刑究問何如為乎弥李次望段雖

有往來於崔女家事元無真贓之可捉姑為巖囚以待處  
分為子弥趙言呂段事當盤問而以其病重不得取招為  
子弥獄情多有疑晦者故多岐盤問之際自致遲迤云云  
覆檢結辭此獄屍親之蔽告既經多日中間之埋葬尤添  
震動屢次洗拭多時薰罨是乎矣遍体朽爛行檢極難是  
如乎諸招中縊而自刺者不是丁寧而遍考仰合終不見  
縊痕或者縊未緊束死不由是故其痕未著是乎喻抑或  
始有微痕而漸歸朽爛無可考驗是乎喻今姑置之是遣  
喉骨上有二庫傷痕而俱不深傷至食氣分野一庫刀痕宛  
狀既長且深真是致命處是乎矣食氣分野一刺可死則

一孔二穴殊甚可恠乙仍于以草莖銀尖之屬出納深拭  
是乎則橐面初非二穴刀入只是一路而內受金毒自中  
脹突如弁塞間宛成二穴是乎矣元來刀痕段明是一刺  
處是如乎以布結項而緩不及死兩刺喉骨而刀純不入  
於是乎擇其虛處一刺遂計其設施次第明白可想若謂  
被殺於人則四肢無受縛之迹兩手無觸刃之痕哉今以  
傷處證者法文則上下中淺深之各異起收手左右之不  
同與無寃錄自刎條節節照合乙仍于實因段以自刎致  
死懸錄是在果朴女以青年可惜之生辨白刃難決之事  
是豈姑婦間尋常不相得之所由哉其心有羞恠寃憤生

不如死者以至是也若以朴長赫吾女累德之說趙宗傑  
二次回祿之招觀之則有可以倣象是如守草屋備需之  
日失火甚易村中別人家焚屋何閑而東西捏合轉成  
邪說者鄉村多口固已可痛而際非苛姑之口豈入新婦  
之耳哉以此損生明若觀火想其情寃絕可矜惻而但為  
其父者不能善其後恐嚇呈官之欄柄勒捧無倫之手記  
由淺入深三變其說直駮崔女於移易不得之淫行而殊  
不知以子證母之不得為公案是乎抑兩婢淫行之證係  
是以婢證主則不宜究問是乎矣既是家內使喚之婢則  
宜問朴女致死之由故投入例問是乎則乃以初檢時証

告之意無端自首此其全沒省覺蠢蠢如虫雖細微事決  
非自主張出一言之類前之陳告今之憂辭皆無足取信  
是如乎大抵崔女聽言觀兒頗不平頓若使為婦則定難  
作婦狀朴女子歸只是三朝而中間兩朝乳沒染病則通  
計前後不過為三十日姑婦崔女雖甚苛摘朴女之其間  
喫苦奚至決生之間哉提鄉村不倫之說殺家中無罪之  
婦者情迹絕痛雖處以逼死之律誠不為過云云  
道臣題辭殺愛之自縊自刺比比有之而今此朴女致命  
縊刺俱無人已難分屢閱兩檢之案只增三思之惑况屍  
親發告在於既埋之後致命多日後掘檢則縊痕之詳於

初檢畧於再檢勿論被縊自縊日久變動痕沒腐爛無恠其狀是乎矣至若四刺刀痕兩案相符曰刺曰刎俱以自刺懸錄於實因則其死也由於刺而不由於縊明白無疑是遣起收手刀痕又與法文之自刎條節節照合則成獄一款非所可論是乎矣茅朴女雖是年少偏性之人于歸數月琴瑟不啞姑婦相依又無他屬之慕間者揆以人情有生世之樂無可死之義則其所以縊而且刺必死乃已者誠莫曉也以婢證主以子證母俱非法意分此除良前後相左之供辭不足取信迫脅勒捧之手記亦非可論俱不可為斷獄之證案是乎矣至若趙宗傑則初既干涉於

以子證母之手記又以兩處失火之說納於推庭者外面歸之於村中之浮說而其實則欲作為累德之槩柄以此推之叔侄之間必當傳說既入於崔女之耳則雖不斥言於其婦辭色之間安得無發露之理乎初來之婦羞顏未開陋言難洗則寧欲無叱快意自裁理勢之必至同趙宗傑嚴刑一次覈問其傳說之根因以泄死者之寃為殛屍親朴長赫段盪如或泄寃則何不趨時發告迫脅匡善謂以不告官之手記口呼子證母之醜說要作姑殺婦之證案者已極無狀亦嚴刑一次鈎問其勒捧手記之事為乎矣所謂趙匡善者以死賢於生等說作證於成手記之

後則可謂此獄之緊干而何不取招是喻亦為取招牒報  
為弥崔女段盪子既娶婦而身無家長恩義隆洽則安有  
此寢乎被此累德之說不必索言莫重殺寢出於渠家則  
咎實在渠烏得免適殺之律乎嚴刑一次取招牒報為弥  
李次聖段身帶蓑麻不謹行已至登於兩婢之供其言雖  
不足信亦不可置而勿論決杖三十度叅酌放送趙匡呂  
段待病間同推時取招以報辜

道臣查跋臣於到界之日平山幼學朴龍海以其妹被人  
殺死不得成獄極為冤痛是如呈議送是白乎等以臣不  
勝驚慘以從當查處之意題送是白遣詳按初覈檢狀密

探道路行言左右細量反覆深究而致命之殘酷獄情之  
疑晦自有殺寢以來所未見所未聞是白如乎蓋此獄肯  
綦專在於自刎被刺之別而若謂自刎則既結其項一刎  
二刎至於三四刎則決非弱質女子所可辨分此不喻若  
以無冤錄自刎死條註喉下自傷刀痕只應一傷受傷之  
後不能復割之文叅看則檢狀中傷痕之為三四處者有  
不可歸之於自刎是白遣若謂被刺則家中只有其夫匡  
善及匡善之繼母崔女已而朴女之子歸未過數月夫妻  
之間未有反目之事姑婦之間亦無反唇之誚則以夫殺  
妻以姑殺婦俱是理外狀則朴女致死之委折必有所在



而各人等招專事漫漶無一指的可明之端是白子矣崔女家內外親族之常時往來者何限而其四丹乃以非親非族之李次望與崔女對面酬酢之狀渠既目睹是如明白納招則足為此獄之端緒而覆檢時旋即變辭以致疑亂誠甚狡惡是白子弥崔女既為截桑而索刀則身方飼蚕固宜自索之不暇是白遣且其婦所居之房只隔一間則何不呼其婦問其刀而必招在外有事之直善而索其刀者迹涉可疑而又况索之不於他處直云疑在汝房等語尤極殊常是乎弥其他疑端非止一再而覆檢時不為審覈直以右手軟眼合五字引無寃錄自列條謂之脗合是

如斷其實因為白子矣無寃錄又有卧所被刺条有曰凡人平日習用右手卧者不煩則刀尖必向下傷及右肩窩若以檢狀中鉅刃之皆向右边照看此条則其為卧所被刺十分無疑方欲執此窮覈是白加尼今此朴龍海擊鉞訟寃

判  
付內至有令道臣親執嚴查之命臣欽遵 聖旨于連諸人一僅捉囚於臣營獄臣與別定查官眼同推覈為白子矣臣以啓下行查事体至重不敢如前隱諱之意或施威或加刑其所查究之方靡不用極是白子則四丹招內朴女見李次望之往來以恠惡等說與渠酬酢云者視初檢所

供尤有詳焉是白遣崔女產兒之說屢入廉探故試為發  
問則趙匡辰四丹之招如出一口是白遣朴女致死之日  
崔女忽著新服故匡辰心甚訝之察見舊衣則血漬之痕  
狼籍而崔女突入力奪猶恐或見是如丁寧納招及其面  
質崔女節。語屈但曰汝欲殺我云爾則崔女之行亮情  
節不待取服明若觀火是白如守竊伏念崔女以其子匡  
善之年幼蒙朕恣意行淫是如可及夫朴女入來之後交  
奸之迹既已現露於其婦故必殺其婦之心恒蓄於中當  
日朴女偶回頭疼擁衾昏卧則崔女乘時突入刺之已絕  
其食氣噪猶慮其不沒仍為亂刺而倉卒間敢生掩迹之

計扶起其屍而跪之又以布係頸懸于架有若朴女之自  
縊自刺者狀想其時光暈毛骨皆竦究厥凶穽剝戮猶輕  
是白如守檢狀中又以朴女左右手無迎刃之痕把作自  
刎之案而無寃錄被人殺死條有云要害處一刀直致尙  
者死人手上無傷蓋其食氣噪先絕則手無迎刃之痕固  
其勢也况祿崔女之所脫衣服血痕狼籍者可知其屍休  
扶起之際血自濺漬也且其縊痕載於初檢不載覆檢勿  
論被縊自縊而若是生前之縊則膚雖腐傷痕固不滅是  
白去乙朴女縊痕段始雖分明而末乃無痕則此必是死後  
被縊血脉不行痕迹淺淡之致是白乎所狀則崔女之躬犯

手勢斯狀無疑故正犯段以崔女懸錄為白守旻李次望  
段崔女行凶之時同力與否姑未孰贖而崔女之凶謀出  
於奸淫之掩迹也奸淫之本在於次望則渠雖抵賴不服  
干犯之律烏得免乎上項崔女李次望等同推究問期於  
得情是白守旻旻補龍海原情內以為初覆檢官與趙哥或  
有姻查之誼或有同接之情以致獄情之變幻是如為白  
守矣所謂姻查事段該府使之弟嫂與匡辰為遠族則屍  
親之執以為言不是異事是白遣所謂同接事段長赫之  
批只稱傳聞而不為目睹則同接一款有難憑信是白守  
矣大凡殺獄因其疑似遞加鍛鍊則償命者必多枉罹若

以難晦不遂窮覈則寃死者易致干和其在休 朝家欽  
恤之道不容一毫疎忽是去乙今此初檢官平山前府使  
鄭景魯段莫重檢驗只憑趙哥之說以致案因之失實分  
叱不喻屍帳之不給屍親顯有掩護之迹是白遣覆檢官  
白川郡守李瑞會段捏合初檢自歸苟同一任四母之憂  
招不覈次望之奸情者專出於漫漶之計是白如守到今  
詞證既明獄案已反則兩檢官之初不覈情終不成獄揆  
以法意識極痛狀其罪狀令該曹稟處為白守旻兩檢刑  
吏段自臣營為先嚴刑以為照律之地為白遣趙匡善崔  
女之子也趙宗傑崔女之猶子也查質之際以子證母有

違法例是白字等以並只不為盤問是白遣四丹段雖有以奴證主之嫌而此獄之緊證案在於四丹是白字等以不得已取招為白字弥崔阿只李次望並為加囚臣營餘外干連諸人亦為拘囚以待處分云云

繡啓跋辭臣於辭出後取考初覆檢文案及本營會查時諸招及復叅互則崔女及李次望之終始抵賴固其勢也而獨恠夫趙匡辰之以崔女近親不惟不思掩諱乃反暴揚之初則隱映閃倏末乃挺身立證揆以常情殊不近似此獄肯綮似屬於匡辰乙仍于各人取招時先以閑漫情節難問他囚待諸招供各有溘泊本情漸至闡現始乃發

問目取招於匡辰或令匡辰與他人面質或令於匡辰所見處各人互相面質及到情窮語遁後始為加刑而以其有班名之故奸淫一款猶不忍污口只以朴女殺死時節次從淺入深逐詰則刑至七度忽狀直招罪人承款之後所當準次嚴訊到底窮竅俾無絲毫敢隱而重獄反業有難造次仰体審克之德意不敢已見之自信即地停刑草草撤查潛行往來時遍尋坊曲詳探物議則萬口一談皆云朴女之死寃可雪也匡辰之罪殺無惜也一府上下殆無異辭乙仍于更為蔽閑諸查官依前會推則奸淫崔女年月刺繒朴女節次始乃一承款又不由渠父承款而

已至白崔女曰國法至嚴吾既直招汝亦直招云即此而其交奸之迹行兇之節更無一毫餘蘊矣若以殺獄而論之則一人致死宜無兩人贖命之理而此獄段以殺獄而無淫獄造謀加功本無差殊分叱不喻雖或強分首從崔女段淫獄也悍姑也跡其所行何所不為而白畫殺人恐非女子之所敢生心者是白遣匡辰段縛而縊二而又刺之說渠既歷指陳而致命之傷由於後刺則斷以元犯恐無可疑內而威脅奸婢外而締結猾校必使之挽引喪人李以望以掩其昏夜着笠往來之迹者節陰慘李以望初檢面質招中汝必見汝矣一家喪人而誤認云者可知

其已致疑於匡辰而牢囚三年死不敢顯言者足見匡辰輩之自來武斷莫敢誰何是白如乎大凡此獄之至今疑晦者一則由於初不成獄一則由於初成獄而間有橫罹者要之為營邑均有所失道臣體重雖不敢直請勘斷而前道臣段偏信檢官又見宜成獄而不成獄者難免失實而屍親加罪尤是意外是白遣前道臣段獄案雖連成沒落不分明分叱不喻治獄治盜刑具各異而乃於殺獄取輕施周宥之刑者大違格例且閱後樊其時本營中軍不可不重勛以懲日後為白守弥至於檢官段屍帳所錄率多踈漏以被刺為自刺未免大段舛謬分叱不喻檢

狀体重凡係罪人所供無論緊漫一依其言詳錄無遺者  
乃是法例而今此初覆檢狀中或有罪人之所不言而混  
錄者或有罪人之所言而闕錄者因供添刑有平獄体一  
僅重勘恐不可已是白字弥罪人崔女趙匡辰並具格嚴  
囚趙鳳西四丹並依前枷囚李次望段晝一体具格嚴囚  
以待處分云云

秋堂意見朴女之非自裁而被縊被刺各人之招緝衣之  
啓詳備無餘今無可疑而蓋崔女以班家寡婦恣意行淫  
是白如可幾微將露於新婦凶計欲售於滅口有此白晝  
我害之憂而既縊又刺决非一女之獨辦則其所交淫合

謀自有其人是白如字所謂李次望者雖不可以渠之自  
明透爾取信詞證諸招終無執贓令於 聖教更查之際  
始也脉脉微顯終焉倪儒自露昔之受囑者今始敢告前  
之立證者今為斷案於是字匡辰者亦知其百喙難解一  
死莫逃遂不得不直陳於七度訊杖之下不但天誘其衷  
抑亦理有可見自此朴女之冤死可雪次望之橫罹自脫  
而惟彼崔女之忍杖抵賴極其狡惡以渠對質之招觀之  
匡辰至曰吾輩之事今已終露生亦何為汝亦直招云云  
而崔女之言曰元無是事若曰刺之汝必先刺何以推諉  
於我字云即此以究亦足打破其奸情是白如字夫若曰

之若字雖有假說之意先刺之先字難免同犯之迹且推  
諉二字欲避行兇時首犯而元無是事不過蔽明之例語  
直辰吐實之後渠焉敢一向頑拒守腹高解產之說蔽於  
諸招則不服之崔女雖或隱諱已服之直辰必不隱秘况  
至親奸淫大閑倫紀竅得此一節則崔女之真贓尤可畢  
露是白字弥律文中造謀者斬加功者絞至於此獄設計  
滅口者崔女也合力行凶者直辰則造意加功正是準備  
之律罪人崔女處速捧直招與直辰具格啓 聞之意分  
付道臣云云

曹啓辭竊觀此獄以殺獄而兼淫獄以言字殺獄則刺繆

並施人已莫分也以言字淫獄則奸夫不的真贓未捉也  
詞證屢憂疑端非一謹取前後文案反覆參互則朴女之  
不死於繆而死於刺不由於已而由乎人其人之不外其  
姑其姑之自有奸夫者不待窮覈灼若觀火而惟以其次  
望為崔女之奸夫者事情終始可疑是白昼同閉皆趙哥  
之族黨而次望非崔女之親戚則不畏耳目不避指點或  
白晝對坐或昏夜出入者殊不近理四丹之招雖是緊證  
而屢變其說前後各異此何足為據是白字弥惟彼直辰  
以同里近屬專管崔女之家事無為直善之學長則情意  
親密為何如也而朴女處出之後乃反諉脅奴婢嗾囑猶

校惟恐崔女之淫行次望之奸狀晦暗而不彰其心所在  
即可知也不待七日汲埋瘞者初欲其泯狀滅迹而及  
夫屍親發告檢驗已成則行兇之迹不可掩覆而奸淫之  
罪亦將次第發露故必欲覓出別人為渠替死之鬼而次  
望間有傭賃出入之事又是裏服之人可以眩昏筮往來  
之迹故左右交囑到處傳播以至邑檢營查以望橫罹而  
渠得以漏網其為計凶且巧矣天鑑孔昭奸情莫逃繡  
按有命真犯斯得奸淫情迹刺繆節次一一因諱箇自  
服於是乎獄案一反而疑端盡釋矣此係倫紀大變不可  
比擬於尋常殺獄繡啓雖以一人致死兩人償命為設疑

之端實亦不狀大明律謀殺人條曰造意者斬加功者絞  
此獄之造意者崔女也加功者匡辰也大典通編奸犯條  
曰士族奸總麻以上親妻者不待時絞又曰士族婦女恣  
行淫欲噴亂風教並奸夫絞崔女之於匡辰為小功親妻  
而亦與常賤有異則以此以彼豈得免斬絞之律乎第以  
查休言之亦有一二未盡者方其合力殺殺既先繆項則  
繆之不力而從而亂刺果何故也崔女之尚不輸款尤  
可萬、兇毒而腹高解產等說爛漫於匡辰之招則畢竟  
下落崔女雖為隱諱匡辰必無不知之理比一款到底覈  
出狀後崔女真贓畢露無餘並加嚴刑期於取服四丹隨



人指囑每愛其說誣援非罪疑亂獄情趙鳳西身為庶  
校受囑捧賂大獄情犯專事瞞告並嚴刑定配李次望  
姑為仍囚以待結末之意分付該道。臣為白守弥至於  
前後道臣之失於照勘不可無責並推考初覆檢官之驗  
獄失實該警中軍之妄施周年之罪並令該府拿問處之  
如何

判  
付平山之獄即大疑案耳三載于茲尚遲一次得情蓋其  
姑婦也而我強之班族也而奸騙之謀至慘矣事至醜矣  
傷倫敗俗未有甚於此獄朝家於此重加致慎數之又覈  
不嫌煩複閱道查曹讞者屢矣而率不免隔靴爬痒及見緝行查本

始驗難証者天理是如守崔女姑也朴女婦也崔女慣  
於耽淫朴女作其眼釘滅口一念已在于歸之初畢竟  
結果魚以刃索而所謂奸夫幾誤於李次望終歸於趙匡  
辰本獄顛末不過如斯大抵縊刺一款當別人已而謂由  
已焉則勿論縊刺之先後已自辨得非在弱女子而可能  
亦不可為此檢牒之誤也謂由人焉則時丁白晝夫也在  
庭姑雖欲逞其惡婦豈肯受其毒當其若刺若縊也口若  
無叫彌之聲手必有遮截之傷而並不見明證今叱不喻  
刺痕淺深多至於四庫則尚不曰一刃致命乎縊痕堅紫  
已現於初檢則又可曰死後勒縊乎欲得縊刺根因先下

淫奸虛索而次望名字微發於檢初牢定於道啓門內相見半夜潛出云：四丹母女一辭納招則此似為次望之斷案而懷孕也墮胎也又引而不發便沒歸趣此道啓之誤也以此不具之獄模索斷定經擬一律大有乖於審克之政乙仍于特命近臣往我閱覈惟兒之稽惟言之聽惟輿論之博采令則一反前案罪人斯得向來許多情偽都是潦水歸壑雀女鷄奔之迹自總次望鴻罹之冤可雪於是字奸夫歸於匡辰矣匡辰招既曰縛而縊而又刺云爾則容手沒策遮截非可論也又曰厥夫出而借鞍厥婢送之採菜云爾則家無人隣無證叫誦伊誰聞之原初次望

之被誣告由匡辰之移裾覓來類己之人要匪瑩求之計次望持裏把作優孟之服次望同閉視以瓜田之履一轉而囑四丹再轉而喉鳳元白地做出暗中竊笑殊不知軌道昭々神先定命錯認一家垂人之說伏按於次望面質拙矣平問則匡辰輸款對造則崔女語屈是所謂一朝豁狀貫通而無情者不得其辭者也本曹回啓中二端起疑未知其信狀豈其狀縊與刃下手雖同縊則遲而刃則速以淫女奸夫行凶之心難失者時易露者機而借鞍者將還矣採菜者將還矣恐：狀晒：狀惟惧其了當之不速既縊之又刺之故覓對索之刀者要掩迹也更著在

笥之衣者欲藏痕也何疑於縊之不力從以亂刺乎懷孕  
墮胎云、在次墜固可覈在匡辰無可疑妖婢猾校之前  
後誣引因非匡辰所脅嗚懷孕不懷孕墮胎不墮胎不足  
輕重於匡辰何憂乎懷墮便沒下落乎繡斧鑿返鐵案已  
成只宜分首從以其律屢斬崔女身乙良嚴飭平山府另  
加刑訊速捧遲晚為有矣待遲晚與遲晚之匡辰一併捧  
結案以聞為弥婢四丹廉校趙鳳元等段並嚴刑遠配為  
弥被告人李次望即為放送當初誤決蓋因兩檢之失當  
而屍親母子之輿屍請檢出於為女與妹之至情則縱不  
能察究而反獄忽地加刑於死者之父是誠常理之外其

亂俗壞法之罪不可以事在既往有所曲貸前、監司洪  
秉纘並施刑職之典葢奸而雪寃足可尚也無罪之次望  
葢替匡辰之命已不免昏錯治殺獄施治盜之刑又是違  
法之大者前監司嚴思晚施以罷職之典為弥擾理爭執  
固難責之昧狀聽使有闕後樊嘗該中軍尹在復亦為罷  
職為弥或極意掩覆歸之自裁或專事蹈襲漫不致省分  
叱除良兩伴之於匡辰俱云有姻姬與鉛繫之好是隱則  
雖無執迹之端焉迨遂非之罪初檢官鄭景魯覆檢官李  
瑞會並施刑削之典為弥卿段豈道伯之只請問備難免  
擬律不審之失推考為良教

毆打

廣州朱光迪毆打金台史致死實因被打

凌他鵠奔

楊根朴塊里金毆打孫加隱同致死實因被打

廡探同檢

把川李光晉毆打柳福萬致死實因被打

死是奴良

忠州李今金李貴才毆打李四萬致死實因被打

推為妹報復

公山驛婢貴丹李云禮毆打李女致死實因被打

特糞打膂口

沔川李成辰毆打金興哲致死實因被打

過誤殺傷

任實金德文拳毆從茅德觀致死實因被打

事由一擯

長城金必基毆打車應大致死實因被打

衆他犯馬

臨陂石奉伊以食床投打其妻韓居史致死實因被打

非直欲虐喝

順天金永右毆打張斗世致死實因被打

情深誼重

順天徐漢迪毆打其妻崔石史致死實因被打

起疑斷問

順天金三男毆打其妻朴石史致死實因被打

慶劫霜冰

唐津張永浩毆打私奴銀男致死實因被打

醉夫常性

樂安徐昌培毆打其妻李石史致死實因被打

既無移怒

茂長官婢桂蟾毆打官婢高伊致死實因被打

共知父愛

寶城鄭大仁毆打雇奴白福萬致死實因被打

隣親作訂

羅州奴吹三毆打韓春成致死實因被打

奸賊未捉

慶州權相萬足踢金丁三致死實因被打

手犯浪藉

安東朴丁乞石打權德萬致死實因被打

回牛舉石

順興金致乞毆打李後元致死實因被打

元親傷倫

順興吳昌玉毆打妹夫金道觀致死已埋不檢

始埋三年

盈德吳命厄毆打宋萬億致死實因被打

逃著淫竹

清河黃龍金刺打都石史致死實因被打

夫妻三年

醴泉丁若弼縛打了載範致死實因被打

此箇措謗

松禾李松年毆打吳命官致死實因被打

道旅相逢

載寧張貴才申午年毆打元先卜致死實因被打

起開筒後

金川朴春福綁打金命誥致死實因被打

目見淫夫

安州車殷來與其妻朴石史毆打金常佐致死實因被打

兒女被劫

龜城崔石史廩打李三致、死案因被打

心既矢守

恭川朴世玄毆打其妻元禮致死宗目被打

事同婢家

山徐厄男毆打金承秋致死實目被打

情他潛奸任渠毒打

杖打

晉州成龍錫杖打許采致死實目被杖

症治冷症杖非注毒

盈德張晉翰杖打朴三伊致死實目被杖

何論杖痕最是內毒

龍宮張龍大杖打李通士致死實目被杖

宜鄉所殺人分公私

判

毆打

廣州朱光迪毆打金石史致死實目被打

付潛引有夫女常憲難賞勿問失妻漢俚諺善諭失身之淫婦可殺攬手之猾妾可斬則欲逞憤怒亂下拳踢此其勢有不得不狀者且况夜行之廝索暗捧泉賊無非猾妾淫婦所倡余而和汝為其夫者怒他鷄奔之迹執此鴆媒之杖一把契火混成閻閻但知殺猾妾之為湔耻而雪憤殺獄之償死與不償死便不欲掛在念頭血氣所在職由適狀矧伊蚤者岷何足律之以中理之舉哉雖狀傷處多在要害叅聞無非明訂如欲原情而蔽法無以慰寃而

判

償死今於判下之後更又反覆思惟我國教尚名教仍成習俗乙仍于夫行子女法不過勿許叙用此只指士大夫之家而市井賤人率皆效效貞白自守夫死靡他是去乙莫曰村婦無足責以今名教蔑如之時事閏倫常者決不容泛狀首過到此三尺輕而三經重寧取失刑之譏宜施敦風之政光迪身乙令道臣投致營庭曉諭朝家本意後刑配為有矣厥女段登捉來懲治事並以分付

楊根朴塊里金毆打孫加隱同致死實因被打

付塊里金之於加隱同戚近異姓情密同伴而偶同觸膝之事遽至傷腹之境金與錄崔石史即是加隱同之妻若

徑而乃反一辭稱究初不發告是違加隱同亦以雖至不幸煩勿發狀之意托與其妻埋葬數旬之後自官廡探始有此行檢之舉是如守行檢既踰數旬則必多發變之症是去乙屍帳中捨却囊部之痕損擲脊間之微硬徑執冥目斯之曰被打者有甚別般意見是隱喻道狀啓狀之一不以此起疑者能無疎漏之歎乎况弥燻所往未在於致命之前日則被打之初不緊重槩可推知是違且朴寬伊等諸般着証皆言其素患痲症長時叫痛屍親招亦以為額角外無他傷處則獄休之歸重於膝觸者亦豈非逆庭處乎前年更查之命槩目多少疑端而伊後查啓未免

循襲今此除良到令屍親物故之後憑問其所由前由後此獄法知為不宜成獄塊里金身乙加刑放送

犯川李光晉毆打柳福萬致死實目被打

判  
付李光昇之三條鳴冤自以為各有所據而邑查道啓一皆卞破終斬傳生者雖出於法官守經之論考其文業叅以事情被死人福萬之拔刀凡為兩條而一拔於店上已露凌犯之心再拔於家門將售擬刺之亮則伊日光晉輩之擁遮渠父脫身逃命特幸耳從茲以往彼則為上軌之內此則如切弦之矢及其再來之時藉曰刀在地上火握拳中而想其頭勢之可怕可愕則在地之刀安知其不及

身握拳之火安知不衝簷而到了這箇境界先晉兄弟之只知為親不知為己即地跳下並力毆打者天理人情之不可已分此不喻我國雇與主之別未有一定制此隣生長既作婢夫多年賃傭有異常人而渠祖渠父及渠之祖母無非李哥收貢中薦物而以渠母之良不入張籍是隱乃此諸道啓深引洪烈曾事尤有間焉且光晉兄弟之方其下手也褻迫燃眉勢彘捍頭兄先弟後兄重弟輕之全未記得容或無恠而檢庭之將分首從兄則謂以躬犯營邑之已決因致弟則稱以吐實誓不獨生將得一死始也以子而為父終焉以弟而代兄噫王者之政當以敲礪為



先而律或有時予撓屈故朝家年前於坡州曹哥獄事已有所特貸者則獨於此因不異同扼川縣殺獄罪人李光晉先昇招致營庭以此曉諭後放送令以諸招及查案觀之當初見過不過微音中間隱身亦非重罪而兩兄被笞一村貽害甚於田牛之橫奪妻子之勒絕可見其許多苛酷之舉以此武斷之習若不痛繩則小民何以措手足乎事端現蔽之後不可以二子之曲怨直而不論先晉父李哥段令查官嚴刑懲厲

忠州李令金李貴才毆打李四萬致死實曰被打

判

付實曰明白詞證詳脩成獄償命無容更議而特以正犯于

犯終不分明之故有此更查之舉是如守大抵令金無一分可原之端有萬戮難貸之罪果使其心真出於為妹復讎是隱則乘憤犯手容非異事固當挺身擔當自服之不暇是去乙不此之為初既援引其母末乃推諉於父敢售漫德之計顯有掉脫之意倫理滅矣網常斲矣即此一歎焉逾三尺而但有一事可以傳生者貴才既以此自斃則一人致死父子並命已非朝家審恤之政乎此不喻雖以獄情言之結縛恒尼勒捧誣服者貴才也倡率子侄迭施毒手者貴才也行凶之迹縱曰令金之所為指使之罪敢云貴才之不知則反覆叅究令金之施以次律不至大段

失刑加刑後特為減死定配

公山驛婢貴丹雲云禮毆打申曉妻李石更致死宗日被打  
付道臣跋辭中撞破其器皿之屬割斷其手織之紬推其  
心術想其光景被打之重射毒之酷不問可知云者可謂  
覩得奸狀況持糞納口之說既蔽於貴丹之抬舉推打  
勝之狀難掩於叱萬之口至若口誑云、欲巧反拙適  
自歸於誣人之科則論其情犯節、可痛依回 啓施行  
沔川李或辰毆打金興詰致死實因被打

判

付興詰之被打致斃乃在辜限之內則已無疑端而尚要  
之始擒終告亦出常情之外則足為公證是如乎大抵被

酒不省之際爭長相關之習固是常漢之例套而至於運  
租之支機把作殺人之槓柄者究其情狀萬、完犍有不  
可以醉中無情之事諉之以邂逅致斃是亦夢人庖三之  
招可作真贖布二紬一之賂自歸理屈渠雖欲蔽明適足  
為反拙之科依回啓施行為有矣尚要納賂掩匿之狀不  
可無罪使之嚴刑放送

本道查啓據

判  
付痕損最甚分明殺死元無疑晦且有破骨辜限為五十  
日則不可以第二十三日致命有所容儀於其間乞除良  
酒未濃熟之說既蔽於金召史之招亦未謂曰醉聞聞償

命之舉斷不可已朝家於此等獄事未嘗不反覆致意者  
蓋以較情較法無甚相錯狀後始可決定故耳本獄段一  
則曰回戲成鬪一則曰過誤殺傷有一於此在所當恕是  
去乙况弥揮打非出有意擅觸政坐無妄且致死是在興  
詰生時勿告官又說亦足為或辰可生之一端是遣纒閱  
瑞山韓成寬獄案大畧與此相似而姑置徐究之科獨於  
此獄如是起疑者政欲歸重於死者生前之言也即官結  
辭中以手勢憤毒四字為此獄之新案未知為信狀該堂  
意見中戲謔之過遂至於揮打可謂画出真境律無過誤  
貸死之文則已不狀則不施於此獄而何哉或辰身乙加

刑放送之意分付

任實金德文拳毆其從弟金德觀致死實回被打

判  
付一積生死無甚關係而同堂兄弟之間有此無前之愛  
恠一言以蔽之曰殺無赦傷處之輕重器仗之有無不必  
深究而若以獄体論之則所執定傷症為四處而三處則  
舉皆柔軟心坎一處則初檢之柔軟者到覆檢為微硬而  
不行三檢得無踈虞之嘆是弥究仗現納即是鑊子而諸  
般傷損無鑊子之痕此亦豈不大可訝惑者乎即此除良  
才於古阜回得伊文案已有措辭判下是如字大抵民俗  
至此莫非朝家教化未究之致良劫歟狀卿等跋辭中殺

判  
人償命之法必使死者解寃生者補快朕後方合於刑之  
秉而此則德文雖至取服正犯屍親得一之心必將不以  
為快反憾叅究設法制刑之本意恐未知如何云者深得  
廷尉奏當之休朝家於此豈有別見噫傷倫敗俗咎在一  
人豈可以得其情實為喜乎亦令道伯捉致德文於營庭  
以此 判付辭意反覆曉諭後嚴刑滅死絕島為奴婢知  
革罪從善之方則豈不愈於如律抵辟此意並以分付  
長城金必基毆打車應大致死實因被打  
付折獄之道以其罪而考諸律罪與律無所參差朕後雖  
死者無可訟寃之端是如乎原情定罪云者是指輕罪而

言也至於大辟情雖痛惡而律不當殺則不可殺也情雖哀  
於而律不可生則不可生也是豈若於此或捨其律而  
只原情則人之生死當係於刑官之隨時低昂此豈設  
法文之意乎今此必基獄事道啓則以原謀共毆下手重  
之文而傳之於本曹則以威力主使人毆打之文而置之  
於死道啓主律而言本曹主情而言是如乎必基之勢挾  
豪強縱奴毆人賂得誣告眩亂獄事之狀情既痛駭殺固  
無惜是乃考之於律亦有不狀者若使必基捉致應大毆  
打致死則渠案有殺心奴不過使役主使之律烏得免也  
而細閱文案屍親雖云借駟干證俱曰禁馬則可知其原

無殺心是弥只見其送奴捉來而未見其使奴毆打則亦可知其初不指揮分此不喻摔拽踢蹴既厥奴之所自為而非固必基之令則共毆之律雖難幸暹主使之律似不觀着是遣况弥厥奴又毆打殺人固其主之所使而初非渠之所為則使渠而在是良豈不過被從令之律是去乙一躲五年終無形影者亦可見厥奴當為正犯之漸業而固其奴之不獲歸其主於正犯者有非審克之道以此以彼法不可斷以償命是如守主情之論雖出深惡之意而主律之論乃是當狀之義則不可以隨時低昂是豈必基段叅酌定配在逃是在其奴責男段另加議捕之意分付

該道

判

臨陂石奉伊以食床投打其妻韓石史致死宗日被打付石奉伊段與任實金永化獄事可謂將無同者是豈傷處如許實固分明而原其本情初無欲殺之心觀渠自服之招蓋驗其信狀渠與渠妻二十年同室居生、六子女情誼之和好此可推知當其因微細事相詰之時渠在房內妻在庭中詰頭轉激憤心猝發不知不覺之際將其方食之床擬投厥妻之前者非要故害即欲虐喝也卿曹回啓中其所捉床不過欲碎食床而已是去乙其妻之觸傷誠是渠之不幸是如守弥又以為厥女憤毒未息徑夜露

處轉至致命云、者可謂画出真境是弥且閱渠招渠有  
十歲女息而隨渠入獄晝夜呼爺雖欲溘狀哀彼女息無  
以保生之說想渠情理亦是慘惻是如守朝家欽恤之意  
既施永化是隱則奉伊耳亦獨漏一視之澤有幸絲名案  
之致減死定配

順天金永石毆打張斗世致死實目被打

付致死人斗世八十垂死之人也被告人永石亦年過六  
十則兩老兩鬪一死一生特因幸不幸耳固不宜如法償  
命分比不喻况弥前後詞證多歸爽誤東家之盲只聞痛  
聲西隣之媪不見打狀此可謂獄未具而證未成是如子

判

大抵詆贖之情老而愈惡妄恃強壯之氣不忍袖手而坐  
視者此固常漢年老之例習前後獄案似此獄情皆付戲  
殺之科執法之論雖有意見忝情之端如是明的永石身  
乙忝酌定配為弥才因長水崔汝賢獄案有論理判下者  
今以此獄檢案視之無難捧招於永石之妻焉有此等獄  
休幸因道伯之論理題飭雖即中止當初檢官事極為疎  
忽不可問備而止初覆檢官令該府拿問處之

順天徐汗迪毆打其妻崔召史致死實目被打

付此獄案閱倫常之大寔誠如檢狀道啓既殺之又刺之  
則行兇之殘忍用意之巧慝無與倫此是隱乃但刺項之

判

說正犯則誣以自裁而屍親則歸之進割伊時既無看證  
下落終欠分明死後刺項未可謂之究境而無論刺項與  
擊背殺其妻者汗迪也營底二月之行此胡大罪而遽生  
移居之詐倉裡一把之刀適使改飭而至起斯恩之疑結  
髮生子之好便被其叔其弟之所構間揮淚懇寃之言沉  
血現夢之兆看之未半重為慘惻今此不喻傳訃之先後  
移屍之光景種口情狀無異於以鑰遮眼且渠之初檢招  
中木枕打氣絕死者便亦承款雖非刺項一事自有萬損  
難贖之罪是如乎汗迪身乙各別嚴刑期於取服為徐  
世元徐汗昌等嚴勸事依回 啓施行

判

順天金三男毆打其妻朴石史致死案因被打

付夫殺妻償命在法雖狀除非情理絕悖者前此殺妻之  
案未曾一例豈法蓋夫因妻死未必慰已者之心故耳此  
獄顛末與徐汗迪大異汗迪則故犯也又有戮屍之罪論  
其情節不容更議而三男則不狀見其妻之不恭於其母  
則誚責而警飭之可乎溺愛不言可乎慢水雄之撼眠投  
隣餅而不食似此勃蹊之性誠有霜冰之憂土塊之投爐  
木之打即渠自取設令朴女因此致命順親事大殺妻罪  
疑固可有一分忿怒之端况弥服毒之說諸招歸一銀釵  
之色屢愛油袴之痕尚淺有不可以傷痕之狼藉直歸之

於被打由前由後既知傳輕之端則不必更查三男身乙  
即為決配事分付

康津張永浩毆打私奴銀男致死實目被打

付道臣跋語以醉失常性主於原怨者誠未可曉殺獄之  
顛狂減律指其病在狂易不知生死之謂也今若以醉後  
失狂視同於癲狂輒貸一律則欲殺人者必先飲酒而及  
其獄成則曰非我也酒也是豈非大閔後弊者乎醉後二  
字宜不舉謀為本獄段考之傷處叅以詞證則有足觀  
破者屍親以德初招則曰永浩持石塊入房中巡。壓肯  
再招則曰永浩以燻造形石塊亂打門闥之時一番橫觸

判

於銀南之官腫又曰且以石磨摩臍腫是如為有豈以德  
即受賂屍親卜萬之妻則後招之異於前招若有可疑而  
第以招辭較諸傷處則巡。者屢次之謂也而銀南傷處  
不過是心坎一處則豈不與再招中一番橫觸沙狀相合  
而既是橫傷則大異故殺以此傳生綽有餘裕是去乙醉  
後云、不亦左乎心坎傷痕知其為橫觸則斷以大辟有  
非審克之道永浩身乙特為減死定配為有矣南土雜術  
誠一痼弊而所謂永浩稱以兩班曰以逐鬼作符誦經誑  
惑人心此其罪浮於本罪今若尋常決配則到處有誑惑  
之弊他人無懲戒之道配所乙良以咸鏡道穩城府磨鍊



判

仍令配所官無時点考嚴加防守毋致復踵前習胎害北  
民如是申飭之後萬有一不遵朝令從後現嚴該邑倅難  
免重勘並以此意文移該道伯處為旆卜萬之圖賴叔屍  
九澤之約賣死奴情狀萬。駭痛并令道臣詳查重勘

樂安徐昌培毆打其妻李石史致死案目被打

付人心不淑俗化漸渝鄉曲蚩氓之戕殺其妻者往往有  
之而用意之肯慘下手之猛毒豈有如此獄者乎童年結  
髮在彼無怨雇工索草於渠何怨而既無戕怒之事忽有  
移怒之舉揮鋤之擲至及於畊耘之場脫輻之憂直出於  
室家之內真職莫逃於立證奸謀未售於依神倫彙絕矣

判

情理數矣朝家所以設刑政而敦風教政在此等獄事如  
式訊推斷不可已是隱乃夫婦之情貴賤無間渠雖蠢  
無識亦具常心猝地殺其妻少無顧慮之意者非醉則戲  
非戲則念。激下手不卞生死庸或一分可恕且夫婦之  
情本自至密故愠憾易生法無原情則已不然不於此獄  
原情而何哉設令昌培準法墮命死者之心無以慰之此  
等獄事特從寬貸之典不害為因法慘情。昌培身已嚴  
刑一次減死定配

茂長官婢桂塘毆打官婢尚伊致死實因被打

付以傷處則要害必死之界也以證援則隣里共知之憂

也以勢力則官婢與村女也此獄元犯捨杜鑿而雖償命  
之律似無更議等其被打之時屍親無一人見者柱承同  
氣也猶作賣柿之行占愛妯娌也只憑聽塗之說則死者  
自願自仆之言雖出被告人畜生之計庸詐知全狀無是  
事令該道更加詳覈狀聞事分付為弥諸囚判付皆於微  
漏後行會而夜深之後似有未及照檢處囚人名字之或  
有誤書處但正頒布為弥令番更查乙良令道伯待巡到  
該邑親執舉行至於古阜得伊上言營推覈之倫此則待  
捧供先即修啓之意亦為分付

判

寶城鄭大仁打殺雇奴白福萬案因被打

付大右親為四寸而杵竹之說至發於大右之供老味居  
同一開而个杖之證又登於老味之招則渠雖欲掉脫其  
可得乎朕於渠供中敢以顛觸石塊或墜落斷岸等說枉  
撰納供抵賴為事甚至田畝之券假補買賣之文其矣偷  
鈴之計蓋見其反拙分叱除良我國雇工與中朝法制大  
異立無文券率無帳籍不過是朝聚暮散之類也且按大  
明律短雇日月受直不多者依凡人論以此以彼大仁似  
難免償命是弥况弥家長之毆雇工故殺者絞亦載 皇朝  
漸例而白福萬之致死明是大仁之故殺此又難赦之一

端狀謝獄之体貴在平反遠外之事案難遠度前道伯之  
付諸疑輕之科或雇奴之別姑捨是有甚別般起疑之端  
而狀是隱喻更令時道伯叅以已見旁採物情使之據案  
陳問後稟處為弥大石之初則倡說田間至於成獄未乃  
豪辭官庭要作疑案者論以法理不可無嚴懲而掩護至  
親足可謂常情之因狀在朝家敦風化之政所當白放而  
以杆竹打殺福萬之說發自渠口到今渠反作叅訂法理  
之外情狀可痛令道臣杖放為弥年前審理時因此囚獄  
案中雇工律文事有議大臣稟處之命而迄今幾年尚未  
覆啓事之稽忽孰甚於此已獻議大臣外未收議處更即

發遣即官問議以來卿等仍又爛商各具意見論理附奏  
無或如前遲滯

羅州奴吹三毆打韓春成致死案曰被打

判  
付同收奴吹三段損傷無餘地致死在當日吹三之為元  
犯毫無起疑之端今此除良渠妻金女與致死人春成行  
淫之迹真有是也此或為叅怨處而奸贖未投於奸所証言  
未必是公言况於金女之供以接膝握手之事脫裳對飯  
之狀一、發明言有条理且其行亮之迹極甚猙獰想像  
闖關光景怒拳憤踢之當下便斃不待詞案而如在目中  
以此以彼減死非可論而本曹覆啓中所論列亦不可謂

判

無據况引受教內句語附陳之則豈可膠守常法不念濶  
狹之方乎吹三乙良加刑三次減死定配為有矣待拷訊  
限日滿次、加刑待準次發配為弥吹三妻金召史陵寧  
冒行奸之要名番救渠夫之死罪而了無是意反欲作証  
情狀則痛駭倫理則滅絕嚴刑一次以為懲厲之地事分付  
慶州權相萬足踢金丁三致死宗曰被打

付殺死之獄疑眩者強半揆理叅情模索執定乙仍于難  
保其一、平常此獄段反於是蔽一言曰兇身不可赦杖  
打前二日手以捽足以踢念頭當下其勢之猙獰無顧忌  
特次第件事重之有兩脂大燈油木檯度之毒打大抵丁

三不死於初逢打時而拖命於再逢日亦云太遲晚矣况  
補時丁庚暑体無完膚長濶過寸尺色澤皆紫黯考之屍  
帳不翅狼籍殺丁三者一則權哥二則權哥權哥之價命  
不復問漢法 明律斷焉寧有更容他喙狀殺人者死重  
王法也強裝烈節重天倫也王法有時裁酌天倫萬古撐  
亘法不可屈倫不可壞朝家於此獄亦以為云權是遺腹  
子也權之母金女痛子將死對眾誓告乃投前川而死死  
之者非為子也為舅祀也臨死一言足令聞者隕涕此豈非  
烈士節乎豈可誣之浪死乎前此似此獄案一犯兩死  
未嘗不屈法傳生是去等烈如金節如金而終不獲活其

子必難活之境則烏在乎重天倫也朝家方急於敦倫何可拘於屈法慶州權相萬特為減死令道伯施以次律事分付為弥朝廷之上所貴相敬內外職何異監司之於守令尤有截狀之等別是置牒報之漫辭題音之弄語在尋常文簿尚不必如是殺獄事体何等嚴重而觀此原案邑牒則詆括道題則嘲侮莫日齊楚之失惟均錄啓即奉御文字而以此本微聽其可守且况道教是曾菴云：大妄殺也捨已從人云：大失言也該邑之回牒反駁不惟可駭巡營之聖人自况萬：無理俱不可無警飭慶尚監司金光熙慶州前府尹李秉昇並緘辭從重推考為弥仍

自本曹以此判付行會諸道此後檢牒與道題務從審察敬謹無若嶺啓之碍眼事措辭嚴飭

安東朴丁乞石打權德萬致死實因被打

判  
付一牛買賣胡大事乘醉舉石破人頭腦血縷：不絕五日致命又使其妻痛夫速獄便決就死是因牛而殺人殺人而又殺妻也苟使渠有一分不泯之良心官家雖不殺渠當抱著自處抑何肝肚仰首求活而反以一人致死夫妻墮命為冤枉等說無難納供尤見其可殺也狀緹繫上書太倉除刑吉齡代囚原鄉免死父子夫婦均屬三綱惟令丁乞妻金女事同出秉彝之天而有如白水滅身無悔反

覆勝於緹縈吉盼是如子丁乞之罪有万可殺而烈如金女為渠之妻三尺比三經孰輕孰重而豈忍如法償命於烈婦之夫使貞魂義魄徬徨掩泣於九泉之下也緹縈吉翎以女若子而脫其父於死哀彼金女獨不以妻而救其夫將死之命乎或者金女之烈誠凜然固是而赦其夫德萬之死無以償矣不亦寃乎云此有不狀者一人致命一人償命金石之典也彼金女代夫死便亦償命在德萬復何求大抵三尺雖云不輕三綱尤係莫重活丁乞表金女之烈不至太枉法了乞身乙加刑一次減死定配為有矣令該道伯捉致營庭親執舉行而發配時以此判付詳細

曉諭為弥金女段棹楔固無所惜而既活其夫旌孰大焉先施給復之典俾聳遐士瞻聆仍令地方官將此處分辭意宣布民間咸知三經重於三尺

順興金致乞毆打李後元宗因被打

判  
付道伯之辭跋脚等之結語俱得新獄之休無容更議致乞身乙良特從惟輕之典泰酌遠地定配為弥岩回之前後罪惡大闕常倫吃棒叵測覆載難容待用刑各別嚴評依律處置為弥因此而有提諭者按殺獄者每以行賂私和作為彼隻之斷案而殺獄裏面至細至密雖使檢官用法物行檢是良且疑悔之端十居五六或至於三檢四檢是

判

隱則彼蠢者何知其傷處之有無乎言詰毆打渠雖有犯而元告咆喝行將告官則不問曲直私和畜生人情之常也受者罪固難赦與者情或可恕倘或不審傷處之淺深賢歇而執此私和一事真歸之真贓大非綜核之情按獄者不可不察卿等以此愓念仍將此意申飭諸道

順興吳昌玉毆打金道觀致死已埋不檢

付吳昌玉毆致死是在金道觀以渠甥妹之間有此殺死之憂而其後情節尤甚兇悍德患渠妹與之私和及得傍音之後反套所私和之文券至使其妹發告成獄以情以犯豈有可貸之道而道啓起疑深合獄体大抵情自情法

自法殺獄實固為重而瘞埋三年無以開檢則案目無他據也傷處為次而既無屍帳則傷處無可論也詞證與辜限又是次茅事而道觀被打之後出入村里非止一再云爾則詞證既左矣被打於初六致命於晦日其間日子洽為二十五日逾毆打辜限至於五日之久是隱則辜限又過矣道伯之欲傳生議卿等之請從輕典皆得平允之体減死絕島定配

盈德吳命危毆打宋萬億致死案目被打

判  
付三檢實固既皆昭著元犯初辭便同輸款訖不喻本夫之打殺奸夫必以奸所與否定其死生而萬億之被打既

非奸所則如法償命在所不已是隱乃芽念觀身之物莫  
劫於衣服而姜女在逃衣袂則在於萬億而男女雖不併  
處情迹便同奸所詎不喻况祿潛通逃等委折姜女直告  
於命危者乎道啓及卿曹原情定罪俱有意見是置命危  
段減死定配為有矣姜女淫奔即是此獄之張本矣特止  
於刑推懲勵遠地殘邑依法典為婢為祿姜鳳鶴私和之  
罪乙良令道臣叅酌勸處

清河黃龍金勒打都石史致死實目被打

判  
付失妻適他既在三年之前發怒行凶又因廿金之賂刃  
推並用情迹至慘宜乎卿曹之主於守法而芽以葑屋間

劫近又人情令欲求生於必死之中是隱則亦自有可生  
之路蓋此龍金以至窮至貧之艱得一妻忽地見失饑不  
得炊寒不得衣願何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中耶探知而未  
推審矣呈官而不猛治矣歸居無聊喫盡艱楚積憤橫肚  
思欲一洩則化之既失還推既推還棄任其往還之相忘  
大有間焉何論日月久近雖過五年十年都女金漢同在  
處無非龍金刷耻之奸所也乃叔乃兄雖云通信而以其  
指路指家言之可知其恐其殺也此何足為必償命之  
證案乎懲索既極駭痛殺死亦直殘酷從重勸科在所不  
已而漢法三章恐非此類之謂龍金段特為減死定配仍



令配所官待用刑嚴刑懲勵

醴川丁若弼縛打丁載範致死實曰被打

付檢驗同推外本道會查者一矣該曹覆奏者四矣大臣  
收議者一矣獄體雖嚴人命雖重朝家雖極欽恤許多獄  
案中豈於此囚耳亦獨為留難過知審慎至於遍詢而不  
知至我誠以仁得若弼載大中若弼之斬為元犯未見其  
必信也載範若弼雖曰相毆載範則醉醜若弼則逃避闕  
閱之際強弱頓異載範致命可見其不由於被毆是遣載  
範被縛之後當夜行兇他無看證分此不喻仁得之縛載  
範非為其主之受毆即因其父之被打則毒拳猛踢不言

判

可知是去乙前後檢官查官之姑捨犯手之仁得而必以  
無看證不分明之若弼硬定元犯者槩以起鬧於若弼之  
家被縛於若弼之奴喝奠於若弼之手恭以情迹儘有疑  
晦之端而殊不知構釁者雖若弼而逞憤者案仁得也甘  
心者又載大也狀而道臣曰若弼元犯也大臣亦曰若弼元  
犯也眾口一辭便成鐵案年前判下槩不欲力排諸議偏  
主已見乙仍于姑令施行猶存狀疑是如乎今日道臣之  
還囚仁得忽於經年之後讀書承款備陳情節以外而觀  
之則獄老生奸徒。有之若弼之威脅仁得之德惠仁得  
使之自當者容非異事而若弼仁得既是奴主之間則威

脅德患宜其久矣而何故立證於前寔辭於後判狀若兩  
人哉此槩還囚之後自今其有罪難逃同獄以來亦慙其  
無辜純死許久隱同單境款報不待盤問容易首案者足  
見良心之猶不泯軌道之本好還也載大段蓄憾於所枉  
之舉售嫌於同堂之親結縛而不知救殞殮而不知哭教  
誣孤兒而沮戲蔭狀指揮悍奴而構陷本主究其情狀有  
浮於仁得而既已刑故今屬勿論是在果此獄已經判付  
元犯換易雖非道臣之可擅而罪人承款之後次芽考覈  
結案別具狀聞獄休則狀而考覆結案前經先親聞循例  
陳聞者已涉踈率是違既曰仁得承款而又請若弼同推

者亦近於一獄兩元犯之歸以此以彼俱失格式道臣乙  
良推考為弥若弼段滯囚雖四五年訊推亦累十次而當  
初所犯只爭首從之分耳頃年恭情之論未見其十分視  
當到今反案之後亦不可遽狀全釋姑為減死定配為弥  
仁得段令道臣更為俱格狀聞之意行會

松木李松年毆打兵弁官致死實目被打

判  
付成獄肯縈不出於實目與詞證而此獄則以言守實目  
則額上傷痕與無冤錄速死条吻合以言守詞證則李百中  
金世隱等之招如出一口大抵送旅相逢酒杯起怒初非惹  
鬧之地元無必殺之義且時值房裡之滅燈暗昏籬邊之荷

杖雖在同行之世隱猶未詳行兇之顛末則其餘招未必為明援且以伊時事狀言之十里孤寺三更村店往來觸寒目仍致死亦不是異事以此為一分忿怒之端猶之可也至若折竹之說自歸下落拔釘之狀亦非周遮獄老生奸前後褒辭嫁禍之計昭不可掩以此重獄決不可遽狀法抗分付道臣更加嚴刑取招以為指一啓聞後稟處

載寧張貴才申千年毆打元先卜致死實因被打

付載寧郡殺獄罪人張貴才申千年等獄事段初覆檢狀及同推查時供招有多少疑晦之端是如子蓋此獄元犯非張則申而兩囚互相推諉各自立證既乏模稜之方又

無究覈之路千年則蔽明之說可知有口辯貴才則愛幻之招專出於愚蠢檢狀結語雖以貴才斷定元犯細觀前後查禁或涉漫漶或歸抑勒俱無訂據之的確是如字首起鬧場踏蹴役夫者千年也踵到筒邊踢擠監官者貴才也先卜之被打昏仆也貴才分明在傍千年為之作訂而貴才在處千年亦在則始闢終踢同惡相濟者元無彼輕此重之殊所謂首從之分定大欠詳悉是弥至於毆打先卜之說獄中愚乞之言不過出於千年之口無他忝見忝聽之人豈可以千年番脫之奸計遽狀取信輕結重獄是守弥貴才之褒招雖極殊常千年之對供亦多可疑其曰

貴才之打先卜也左執髻右執杖以杖撞擊先卜之脰腫  
云者尤不成說千年亦闕闕中一人而伊日暮且兩渠  
於何暇察人之下手節次若是其明白是乎弥筒後已徹  
後夫盡散渠獨不歸抑又何故是弥膏腫傷處果是杖痕  
則其痕必當橫長斜亘而屍帳中只以圍圓尺餘懸錄  
焉有如許杖痕乎以此以彼違錯多端安知非千年之渠  
自毆踢反欲護之貴才者耶詞訂不脩情案難卞一獄兩  
囚決折無期大非所以審克之意道啓所引律文亦未知  
其襯似貴才千年等特從疑輕之典不至大失刑並令道  
臣嚴刑定配為弥其餘各人等放送事道伯推考事並只

依回啓施行

金川朴春福綁打金命詰致死實因被打

判  
付憤頭所激下手必極蓋其血氣動於內而拳勢應於外  
也二春見兄嫂行淫之迹而縛打奸夫春福聞妻娼慙患  
之說而隨往加功恚怒之心孰淺孰深藉使春福自服而  
二春蔽明是良蚤揆以獄理在所起疑是去乙况弥自初  
自服之二春忽地變辭於推庭而屍親兩人又皆搜告春  
福此果何許獄体乎苟無和應寧有是也况兄為弟妻為  
夫之心即秉彛之所有而金聲遠則不救其弟之被打元  
君史則不言其夫之致死及今推覈之時乃反立幟於二

春人理到此數滅無餘至於村女段以當時淫奔之迹無舊日嫂叔之情欲結新恩要補前愆致有此捨二春執春福之奸計是去乙令乃偏信此輩之叫嚷改易已定之鉄案道伯事誠莫曉也大抵為致死人之兄若妻者一段精神當在查出正犯期於復讎自其逢憂之日必有指定誰某而今於聲遠元女供中過葬後問於嫂言於叔云其果成說乎况二春指內殺兄嫂奸夫者無代殺之說問於春福云而不令面質春福指內二春家人善待林女之說必有來歷而不可鈎問其幸免稽之義又失傍探之道是弥屍親之忽呈議送旨意自府所歸而畢境正犯之搜定亦由

於此由前由後道伯事節、妄錯該道臣洪秉纘為先緘辭從重推考為弥元犯既已初案移定則二春之歸一科斷即是次茅事殺人者死三尺至嚴而奸所捕捉與無端殺死有異訖除良覆檢結語中所引續大典其母與人潛奸刺殺奸夫於奸所者叅酌定配又文足可為旁照之一端父與兄情理一般母與嫂輕重懸殊彼而傳輕此而用律者有乖審恤之意二春段嚴刑一次減死遠地定配為弥春福段亦不可白放刑推一次放送為弥林石史段亦為刑配為弥金聲遠及元石史不可以屢經查問置而不論並分輕重懲治放送

判

安州車殷采與其妻朴召史毆打金常佐致死案因被  
打

付車殷采朴召史等段夫妻兩人之以一事而並為首從  
多年拷掠足于天和盆不喻殷采與朴女目見十五歲未  
嫁女之被人劫辱不禁謊憤併力毆打者人情天理之所  
不可已是遣卿曹回啓中以為女被男誘與劫奸差間而  
歸之於未成者果何所據是隱喻無知穉女之為人誘引不  
是異事而至及其家發惡叫呼則果非強逼是弥考其文  
案以為有劫奸之狀則欲奸已奸無從下別而勒故之於  
和與未成者未知其穩當是遣又若大明律只有夫殺

勿論之文而不言父母勿論之文云似出於執法之地守  
經之論是乃律有旁照情有可恕大凡女人未嫁從父父  
為之主已嫁從夫為之主已嫁之後夫捉其奸淫而尚  
許擅殺則未嫁之前父殺其劫奸而獨為償命者揆諸法  
意恐不若是之相懸也又按續典有曰其母與人潛奸其  
子於奸所刺殺其奸夫者參定配子之所以施於母者  
父母不可施於女乎大抵奸所殺死律許勿論者以其人情  
之所不免故也况弥強奸良女罪固當死則以不免之情  
殺當死之者論以不告官之罪則容或可也所以償命之  
律則大非法意回啓中又以為擅殺之弊不可勝禁云者

判

亦有所不狀今若捨此灼然可據之文而使之償命則從此強暴豪橫之類藉此為說招引未嫁女恣意劫奸是良豈為父者莫敢下手而坐視之也此文為害其將反甚於擅殺之弊矣正犯念此以不告官擅殺律酌決

龜城崔君史鑿打李三致、死實目被打

付龜城府殺獄罪人崔君史獄事段江漢游女貞白自持詩人咏而歸之文王之化而噫今薄防之俗邈矣漸彼之美乃聞有崔女矢守之事誠異矣以鑿打腦無異於擲梭折蓋則此而成獄未知為當今此不喻今行專為平山獄案查而與此獄姓同事亦同、是淫奸乎之崔班族而有潛

判

淫父惡龜之崔常賤而有推奸之節朝廷彰殫之政不施於此兩獄而何以繡算則傳之宥科卿啓則此諸次律俱各有所據而王政先務風化本棗宜用法崔女特為放送為弥初檢官事段覓疵何太迫守新臆非常情也不可但以失格言拿處又請宜施

恭川朴世玄毆打其妻先禮致死實目被打

付不耐一時之誅求忍斷百年之契法已足常倫之外况不喻田中之蹴踏規上之呼傳殊帝之迹不一而足特以看證之無人尚令抵賴者尤萬、得頑依回啓施行為弥婢貢革罷甲午受 教何等至嚴是隱則頭目輩之不有

朝禁依舊徵索終至於破人產裕人家而為官長者初不  
摘發禁戢一任其跳踉此而置之此外此諸路亦安知無種  
種奸弊乎該縣監令該府拿問嚴處所謂頭目自本道為  
先嚴刑取招後狀聞之意並以分付

本道查 啓據

付廣野孤村人迹罕到獄無叅證理必無恠道啓中雖無  
一人之目睹便同十手之所指云者画出真境說道宗際  
此後同推更須起疑於無疑處反覆覈期獲疑端置合  
重人命嚴獄休之義以此分付為弥事萬才段實為此獄  
之張鬼謗所謂非汝牛角何穿我牆改謂萬才準臨語加

判

刑三次遠島為奴

鐵山徐厄男毆打金承秋致死實回被打

付鐵山府殺獄罪人徐厄男獄事段雖非奸所親獲如挽  
棠對飭等種、疑似之迹許從寬大之典觀於受教可以  
何認况弥此獄段渠與彼潛奸云、既發於渠妻自服之  
供豈必疑之以厄男之所使乎下手之不先於奸夫卿雖  
起疑足先到處手先及事理之所固狀外此別有最初眩晦  
者打時又相左也器仗之無用也詞證之不俱備也此曰  
夕時打彼曰二更打須辨打時早晚何決奸所與否是遣  
渠往渠家無心開戶目見光景捉鑰直入則所謂真木杖

判



又從其處得來鑰為奸夫所執而出戶取杖之際即奸夫  
抽身之路寧或慟憚不得恭受毒打乎干連林白從招亦  
證其初昏被打則二更作奸之說安得非厄男夫妻連腸  
吹耳之計乎其在獄体重之道一番行查未為不可依四  
啓施行

杖打

晉州成龍碩打殺許采致死案因被杖

付此獄四經查啓再判覈奏獄情顛末曾所許知當初之  
傳生法配向後之還囚更覈兩度處分各有意義而文案  
中有疑晦處云者已喻於前判付非特龍錫龜錫元無首

從之別館不喻大抵此獄之成為許主為許奴誠無足為  
殺死之肯綮則龍錫雇工旁照之律秋曹奴主已定之論  
俱不必拖長說道只當就緊証之招辭傷處之實因上斷  
獄耳許采被打之時無論鑰柄烏杖之大小十七算七之  
多寡姜尚周以屍親坊查之間親聞許采素有冷症之說  
累受刑訊終不愛招朴大林以同時被打之人亦曰杖痕  
別無堅硬之處兩造對卞亦未覈明畢竟檢驗時實因或  
似太尼或似豆子則具杖之痕何至攻注腹肚翌曉致命  
是弥况又丁談七度之說已覈於許采未死之前則其何  
以預料其必死滅却十杖之數乎是弥伊日漸加之症若

由於杖毒是隱則又何不以杖毒藥治之是遣乃以椒茶  
蘓合以通其中焦艾炙鐵針雜試其闕死是隱則即此數  
三條件已為難決之斷直端償命之律終非慎刑之道而  
但向來之乍配旋推非謂彼言之一毫可疑所貴殺獄之  
十分詳審訖除良曾於許哥鳴錚之時泣訴衛外拜激駕  
前目擊其狀心有垂憐慮或有切肥之冤次骨之痛猶欠  
照察而狀是弥又况鄉俗健訟我新居半故付之抑強扶  
弱又義矣到今更查則端緒尚此未得疑晦與前無異以  
龍龜之同罪強分首從一配一囚終涉逕庭依初判付龍  
錫還蔽配所

判

盈德張晉翰杖打朴三伊致死宗因被打

付兩腿之潰爛濃汁似合於無冤錄杖痕條是隱乃柔軟  
而不堅硬肉消而無毒氣者多有違左之端是如守道啓  
論列不無意見訖除良至於自斃牛肉事段買食而死者三  
人而三伊即其中一人也被打累日無恙行步是如可喫  
肉翌朝煩懣成疾又以脉錄言之一望餘掘檢足指甲猶  
帶青色是隱則肉毒之多於毒打自可推知而道啓中不曾  
說稱出來此等曲折只以不明的難憑信為言者何也三  
十之杖不為不多而晉翰初不告官任自擅施以此罪勘  
斷則可使晉翰服罪豪右知戢而殺獄償命一款元非可

論是如守晉翰乙良令道臣照律嚴勅

龍宮張龍大杖打李通士致死案回被打

判  
付張龍大獄案反覆看閱已有日而別無可執之端且爰傳疑之階杖數之七度廿五度姑舍是致命根回係於梓與不梓、與不梓又無論傷處歸重在於有病無病而堅硬之痕既堅於臀腿是隱則其死也非杖而何使杖者即龍大也為李通士欲償其死龍大之死豈容二辭即此除良座首亞於守宰為法受罪尤有別於凡民忿不喻成獄屬耳出場未判而縱于呼籲語多爽失案在朝家抑強扶弱之政寧或貸彼兇身之三尺以貽無告無限弊端乎况

跡養戶而無並之罪露焉虐民債殖之迹終焉似此罪犯雖不關於殺獄本事決獄莫惡於參較情迹龍大所為迹既難恕情又難恕此而有原賞之論至無勢者當代死稍有勢者當倖生王章至嚴寧有是也嚴飭道伯處如前除良諸般情節各別嚴覈待一、輸款錄啓為有矣名以鄉品異於蚩氓特教案查之下以案狀無遺悉陳以聽朝家之處分則法文中猶有鄉所殺人因公因私之別死與不死間或有詢問獄官別求一分傍引之斷例猶之可也萬一一直抵賴待用刑限死加刑必無生出獄門之理以此意措辭行會



